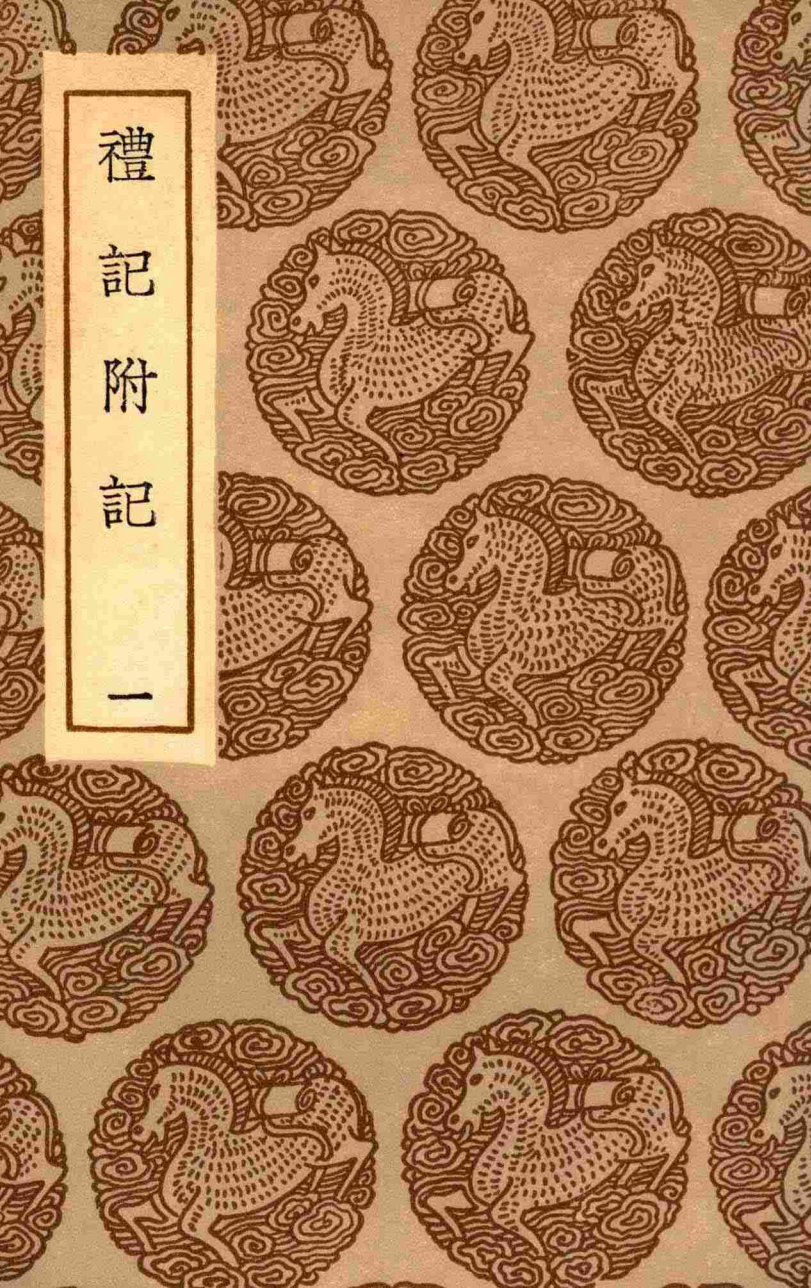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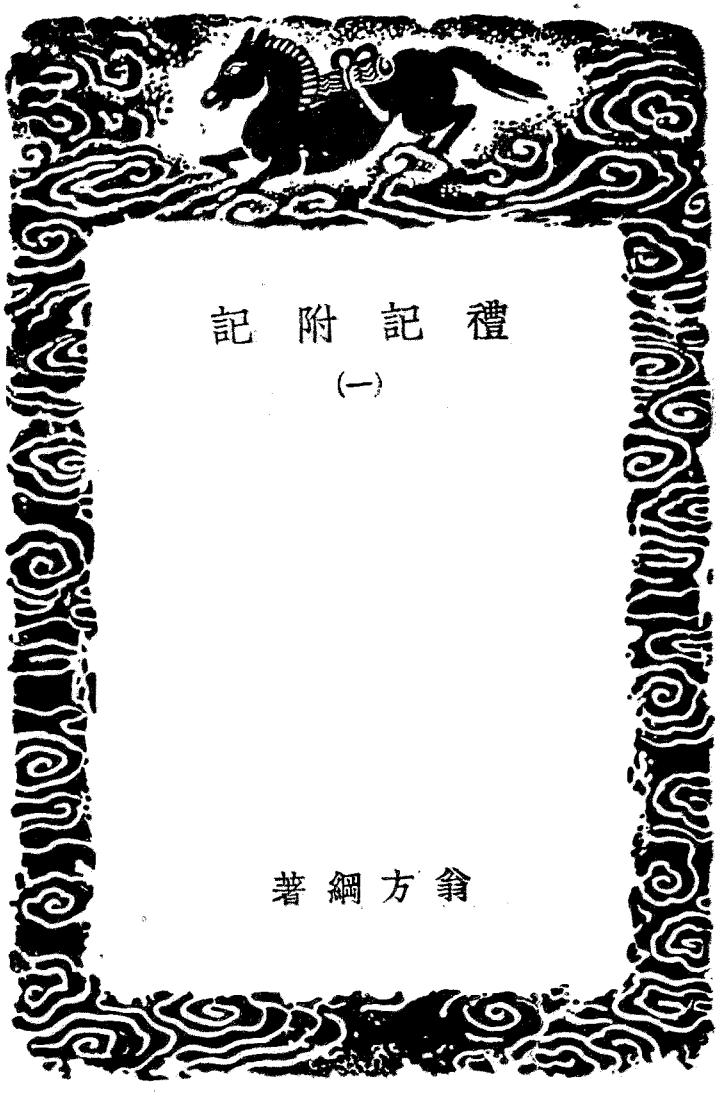


禮記附記  
一





禮記附記

(一)

翁方綱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禮記附記卷第一

大興翁方綱

陸氏釋文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謹案。鄭氏目錄。盧氏解詁以來。皆以三禮爲總目。故陸氏序錄。並序述三禮音義。而以禮記爲記。周禮儀禮之遺闕也。竊謂禮以記名。實自儀禮之記來也。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卽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卽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蓋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朱子此說實禮記之發凡。可以正陸氏說也。若謂記周官禮之遺闕。似未切爾。

孔氏疏曰。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謹案。孔疏此段。乃禮記之總目序錄也。其以諸篇有周末及漢初人所記。而統系於七十二子之徒。以該攝之耳。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序之。是其事也。

曲禮

篇首述曲禮曰。蓋古曲禮本有其篇。而此記撰錄之也。毋不敬三字一句總挈。下三句則申之也。思辭哉。皆韻。如古箴銘也。

若夫二字。鄭氏注自爲句。解作丈夫。固謬。然劉原父謂取大戴禮文。失刪此二字。其實此篇諸條。亦偶以提掇敘述之。下文夫禮者另提。禮字另提。是以另提。皆此類。不好狎。草廬吳氏謂歡好至於褻狎。不若陸氏釋文爲得之。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朱子從陸農師聖人作爲句。雲莊陳氏集說用之。然樂記。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聖人作爲鞀鼓柷敔箎篪。句法正與此同。而陳氏不以作字爲句。此當仍從舊本。不以作字爲句也。朱子又從陸農師人生十年曰幼爲句。學字自爲句。以下諸句皆然。按此於諸句亦皆可通。惟百年曰期。頤鄭氏注云。期猶要也。言要盡養道而已。疏言要求親意而盡養道也。此則未可以期爲句矣。朱子謂期。居宜反。周市之義。謂百年已周。此則又別一義耳。雲莊陳氏用朱子句義。而期字不云居宜反。此仍當以舊讀爲正。

童子不衣裘裳。程子曰。裘裳。成人之服也。義最正大。所以爲禮經也。若鄭氏注。裘大溫消陰。則是幼科醫書矣。

拾級鄭注。拾當爲涉。聲之誤也。陸釋云。拾音涉。孔疏云。拾。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而併之。按孔疏以涉訓拾。則與鄭注涉字聲誤爲拾者稍有間矣。拾涉音雖相近。然竟以爲音近致誤。則鄭氏果

於自信矣。雖仍其本字而申言之。其誤究宜慎也。鄭注此類極多。姑發其凡於此。○凡說經者。以訓義言。則容有後師之推測。以形聲音。則豈容讀者之僭易乎。若鄭氏之某讀爲某。某譌爲某者。雖仍存經之本字而附綴於下。然此等處直謂之改經可也。豈以鄭氏大儒而必曲爲諱之。

以箕自鄉而扱之。鄭注。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陸依鄭。許急反。斂也。孔疏。必讀扱爲吸者。以其穢物少。吸然則盡。不得爲一扱再扱。故讀從吸也。詳此疏。申鄭義。似以扱爲收斂之多。而吸爲收斂之少歟。然此經本無糞塵多少之義。何由而云穢物少乎。按說文。扱。楚洽切。收也。从手及聲。廣韻。取也。獲也。舉也。引也。據此。則扱音楚洽切。音義俱不須改。而必讀吸者何哉。自仍以楚洽切爲正。

奉席如橋衡者。必古有是語。鄭注。擗。擗。低昂語。亦有所承耳。豈若雲莊集說以橋衡分二義對言乎。此則後人臆測之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鄭注。戒勿越。廣敬也。語渾。未詳。陳氏集說云。戒慎不得踰越。或謂陳氏似演說太過。恐無踰越之理。然古人皆席地而坐。則偶值先生諸物當所行之地。亦容或有之。陳說是也。但既常所行之地。則他人之書策琴瑟在前。亦豈可踰越乎。所以疏言坐通名跪。跪而遷之。則鄭注當云。坐而遷之。廣敬也。敬在坐遷。非專指勿越也。

勦說。勦。从刀。說文作勦。絕也。鄭注。勦。猶擊也。是截取之義。或作力旁者。非也。力旁之字。訓勞義。非此字也。此宜從說文。子小切。而陸氏釋云。初交反。一音初教反。恐陸氏因从力之字。一音巢而誤耳。集韻乃以勦

勳俱入初交切。而以訓勞義之勳。獨入子小切。是又因釋文之誤而益誤者矣。胡氏銓援春秋傳襄二十五年杜注。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是謂剽說。而不知言各有當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鄭注。言不惰。憂不在私好。惰。不正之言。疏。言不惰者。惰。譌不正之言。憂不在私好者。好。謂華好。言語戲劇。華飾文辭。故云不在私好。按此注疏二層。當合觀之。蓋惰之云者。猶言慢易耳。且合上下句詳之。則不惰之義明矣。

有憂者側席而坐。注。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疏。按聘禮云。公側受醴。是側猶特也。陳氏集說。側席。謂偏設之。變於正席也。謹按。聘禮。公側襲受玉。賓出。公側授宰玉。又曰。公再拜受幣。賓出。公側授宰幣。又曰。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於序端。又曰。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公側受醴。疏。側。猶獨也。此聘禮言公側受者。似未得援以證此特義矣。呂氏大臨曰。側席。坐不安也。此與陳氏說相近。但所謂坐不安者。亦非謂偏設其席也。蓋心懷憂戚。則身不敢居席之正中。以見貶損耳。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師古曰。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績。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禮記曰。有憂者側席而坐。蓋自貶也。愚按。顏注云。自貶。深合此經之義。若以側訓特。於義未備。且卽以疏引聘禮。側訓獨也。竊謂曲禮之側坐。當言自貶。則聘禮之側襲。側授。側字義亦當言自謙。不當以獨言矣。

水潦降。不獻魚鼈。一說。謂水潦降。則水深。魚鼈難取。一說。謂水潦降。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陳氏集說。取

豐足之說。謂水涸魚鼈易得。按水潦降。經有潦字。則非水涸之謂矣。此以魚鼈難取爲是。鄭注不饒多也。謂水潦降則魚鼈不能增多。非孔疏不饒益其多之義。

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米云量。粟云契者。或以爲互義。非也。孔疏米可卽食。爲急。故執量。粟可久儲。爲緩。故執契。此謂米可卽食。故執量。是也。然以米粟分緩急。則亦非也。蓋粟是稻粱之屬。自田間來。甫登於場者。故執契也。米去穀者。則於人食近便。故操量耳。

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或有重勳。爲君上所賜。故得有獻。呂氏大臨曰。鄭伯假許田。春秋譏之。此必周衰變禮。按呂說是也。孔疏曲爲之說。豈以此經盡是周初。姬公所制曲禮乎。若果以曲禮諸條。竟皆周初之制。則周公制禮。去武王斥殷紂玉杯象箸。曾幾何時。而飲玉爵者已著於禮矣。此在記禮者各有所承。固不必一概論耳。

上條云。接下承附。注謂承附卻手。下條又云。受弓劍者以袂。疏謂不露手取之。蓋受弓劍者以袂。此句特因上句受珠玉者以掬而言。惟受弓劍乃可以袂接受耳。言固各有當也。

急繕其怒。鄭注繕。讀曰勁。言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陸釋依鄭音勁。孔疏勁利也。則直以繕爲勁矣。鄭於夏官繕人亦云。繕之言勁。不知何所本也。鄭又謂象天帝。則經無此義。又不知其何所本矣。豈本王莽傳威斗歟。

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鄭注踐。讀曰善。聲之誤也。釋文踐。依注音善。王如字。云履也。疏亦兩從而解之。云卜



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此視鄭說勝矣。不知鄭氏何以必云聲誤也。然觀此云聲誤。則其繕讀勁之類。盡無聲誤可言者。其出意改可知矣。

左右攘辟。辟音避。則攘不得云古讓字。於避義複出矣。鄭云。或謂攘古讓字。則可見鄭氏注禮時。亦偶有二說相參。未能確實者也。而其他處斷爲某讀某者。果盡可據乎。

下卿位。鄭注。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嚮爾卿是也。今謂尋常出入。故出則過卿位而上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若迎賓客。則按樂師注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可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據天子禮。按孔疏。援樂師注。泥矣。詳此所云卿位。非路門內之卿位也。第謂庫門以外。三槐九棘之下。州長百姓皆得而至者耳。孔氏既云此以下明雜敬禮。而又謂君子是指人君。則無怪其援引之多泥矣。鄭注謂君過之非也。試思人君過卿位爲之下車。則於卿亦當下車矣。君爲卿下車。有是理乎。此一節。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皆謂尋常人。非指人君也。君子。泛論之稱耳。入里必式。謂其所宅之里。卽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義。亦不得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

夔拜。鄭注。夔則失容節。夔猶詐也。孔疏。夔。挫也。一云。夔。詐也。此以鄭訓詐義附於後。猶之陸氏釋文。夔子臥反。又側嫁反。周旋。鄭注耳。鄭未言音詐。陸更失之。

大夫則綏之。鄭注。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孔疏。國君降於天子。故臣爲奉持。器與心齊。大夫又降於諸

侯。故其奉器下於心。此孔疏申鄭義。故以國君大夫遞降言之。然此節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上衡平衡。遞言可耳。大夫綏之。與國君平衡。斯無庸遞言矣。綏之原不必因上句平衡於心而言之也。卽如上二句。鄭謂上衡高於心。衡與心平。亦第借心爲義以形容之。非此經果以心爲節度也。妥之。謂下於心。此句已無所據。而况謂提之又在綏下。其又可泥乎。綏之讀妥。鄭氏亦不言所據。陳氏乃云。綏下也。徑以下訓綏可乎。

還辟再拜稽首。還辟不敢答拜。還辟注無解。孔疏陸釋皆曰。逡巡也。辟婢亦反。陳氏集說旣音闕。而又云退避。則無定見矣。此經無退避義。

孔疏引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也。按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之時。上距鄭注時三百餘年。而其言如此。則鄭君注禮豈不知其爲作記者之語乎。乃曰同之天神。特未肯質言之耳。此條卽作禮記之發凡可也。鄭注登假若僂去。僂字見於經傳可乎。○崔云。記者錄以爲法。愚謂法字尙不甚可通。當云記者錄以備禮制也。三禮義宗之書。昔聞臨川李氏有舊寫殘本。方綱訪諸李氏後人。則云檢之不獲。深爲悵然。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天子之五官。天子之六府。天子之六工。其綱目皆與周禮不同。故鄭注云。此蓋殷時制。鄭氏此言。初無所據。蓋見其旣非周制。則自周推而上之。近惟殷耳。非果有殷時官制可證。故言蓋也。

鄭又云。大士以神仕者。按周禮春官以神仕者。在都宗人。家宗人之後。疏云。序官注云。神士者。男巫之俊。知此神仕是巫。序官云。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是特末技之流耳。豈足以充六大典司六典者乎。鄭於春官以神仕者。亦不援此曲禮大士也。而此注。大士以神仕者。於義安屬乎。且此天官非周禮之天官冢宰也。而陳氏集說云。此六大者。天官之屬。亦不可通矣。常時記禮者。分條類記。未嘗明著其來處。後人何由以某經證某條乎。下句五官致貢曰享。鄭注援周官大宰之文。實亦不切合耳。○史記周本紀。古公作五官有司。注引禮記此條。鄭氏注。此殷時制。天子有后節。天子建天官節。宋槧本合爲一節。然天子穆穆節下。云天子之妃曰后。作記者不當隔數節始記妃后之義於此也。自注疏本及諸本皆不言及此。恭讀欽定禮記義疏云。天子有后一節。當在天子之妃曰后節下。公侯有夫人節上。此當補入注疏集說諸本。

君子不親惡。注疏皆以爲總上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二句。然下文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二句。亦正承此不親惡之義。此句是結束上下句義也。疏云。君子謂孔子書經。按此。則曲禮有春秋之略例。猶夫尔正之話詩矣。或出七十二子之後所記也。蓋曲禮諸條非一時之語。

記禮者各舉其類。不比書詩諸篇。各具事地所由。此項氏安世固言之矣。曲禮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一段。鄭氏曰。此蓋殷時制。又於祭法七祀五祀一條云。謂周制也。鄭氏亦不言所據。而疏以爲此疑是殷禮。彼疑是周禮。鄭於曲禮言蓋於祭法不言疑。而孔氏皆以疑言。則所引祭法之爲周制。弗允於後儒。

之心明矣。

梁曰薊其注其辭也。疏曰語助也。釋文音姬。語辭。王音期時也。按此諸名義。惟其作語辭於諸條爲不類。曰卒曰不祿。一以大夫士言之。一以壽考短折言之。蓋記者前後各記其稱謂之異。鄭注以後條又言從大夫士之稱。非也。又此二句是記者別出此義。補記於後。呂氏謂錯簡。當在死寇曰兵之下。亦非。國君視綏。注綏讀爲妥。妥視謂視上於衿。疏妥下也。庾氏云妥頽下之貌。按此於執器綏之同是鄭氏以意改讀耳。古訓究無可攷。庾蔚之在齊梁前。已不知其審矣。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鄭注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疏云此大饗總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五帝總卜而已。不得每帝問卜。故鄭云莫適卜。總一卜而已。按此經言不問卜。則是不問卜。非總卜之謂也。且曲禮所記諸條。皆以類相因記之。此條上承君命官朝府庫之言。下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之摯。則此大饗。定以方氏慤據郊特牲。大饗尙殿脩。天子饗諸侯之禮。謂之大饗。則以君饗臣。不須問卜。不須饒富。是當爲定說爾。鄭注以此大饗爲祭五帝。因於月令季秋注。復援此以實之。孔疏云。諸儒多以爲疑。故鄭執之。謂曲禮所云卽此也。孔疏言鄭執之者。則孔疏亦若以鄭氏爲自執已說。未必然耳。

### 檀弓

此篇記者因首節有檀弓免焉。故以名篇。非以檀弓善於禮而名之也。疏謂善檀弓能達禮。以爲篇目。此與陸氏釋文之記。蓋皆唐以前讀者沿習之解。不可爲正訓也。

鄭氏目錄云。此於別錄屬通論。按此篇雜譏喪禮凶禮。非通論也。鄭氏又以大傳屬通論。大傳蓋由喪服傳而推廣言之。此二篇皆常系於喪禮。不應別爲通論。臨川吳氏纂言。以此二篇皆屬喪義。是爲得之。鄭氏執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祖免。以解此檀弓免焉。非也。攷喪服記注。服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祖時。則去冠代之以免。此經第言免。則非必援他邦爲主之義也。且此句在仲子舍孫立子之前。何由先知其非而必先自蹈於非禮乎。注又以微子舍牖立衍爲殷禮。孔子言立孫爲周禮。疏又以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亦爲殷禮。皆演說耳。

季武子成寢一節。因合葬自周公之制。而記之在此。文卻以作開宕之筆。二三十言之文。而有數十百言之氣勢。古今文家所莫能措手者也。注疏家不知。而或以爲譏文過。或以爲善其不奪人之恩。又或譏不改葬而請合者之非孝。皆所謂癡人前說夢者矣。

鄭氏於記禮微別處。每言此殷禮。此周禮。未敢盡深信也。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鄭注。此殷之喪拜。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鄭注。此周之喪拜。孔疏申鄭義云。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按此雖亦近演說。然下文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旣言從其至。而於其順一層。不加譏斥。詳此語意。則上二項次第平列。似言二代之禮爲得之。雖無他文可證。殆不得概以鄭注爲演說矣。○顙。注訓順也。顙與順義不同。說文無顙字。當卽是隤字。隤。下隊也。是向下之義。故言順也。

胡氏銓謂孔子少孤節。疑在旣得合葬於防節前。此泥於後人文字之次第耳。其實此篇各自分條記之。

不必泥此前後也。慎、張子讀如字。而前人亦言之未確。鄭注讀爲引。且必以禮家之讀實之。皆不足據。惟近日婺源江氏永鄉黨圖考一條。解此最精。今錄於此。曰：此章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高郵孫邃人。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殯也。問于聊曼父之母。二句爲倒句。蓋古人埋棺於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未得其詳。不惟孔子之家不知實土之淺深。以爲已葬也。卽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今人有權厝而覆土。謂之浮葬。正此類。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於防。惟以父墓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啓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啓父墓也。史記作蓋其慎也。尙不誤。不知鄭氏何以不照顧史記。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於聊曼父之母而知之。殯。聊大夫而聊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是以信其言。啓殯而合葬於防。又解古也。墓而不墳一條。亦極當。曰：古人略於墓而詳於廟。於墓不墳不封。土高起。則無崩壞之虞。無修墓之事。夫子非不欲從之。自度不免從事四方。宜墳之易於識別。是以從今日封土爲墳之制。當封時。旣崇四尺。先反而脩處事。以餘功委門人。不料雨甚而崩也。其崩亦非先時築土之不堅。亦非門人董事之不謹。新土方成。驟雨淹漬。門人卽時脩之而後反。度其崩亦未甚也。夫子聞言驚怛。泫然流涕。而曰：古不脩墓。蓋古所以不脩墓者。以其不墳也。今不得已而墳。以墳之故而崩。以崩之故而脩。夫子蓋自悼其不能從古。因以見古者墓而不墳。古人自有深意存也。此章以古墓而不墳與古不脩墓爲起訖。後人不能細繹經文。乃謂孔子自傷其不能謹。

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圯。且言古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如此。則聖人竟是不能謹於送終大事矣。故不可不詳辨。後漢王符潛夫論浮侈篇引古者墓而不墳。蓋以崇儉之義言之。大旨雖亦不差。特未詳言之耳。又辨孔氏出妻一條。亦有闕繫。曰。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馭麟。絨著四書類典賦。辨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非謂伯魚之母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叔梁公始出妻。是也。其後施氏卒。夫子爲之服期。故門人問之也。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此語尤可見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爲父後之子。在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爲可傷。故甯從其隆而爲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污。不爲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已上江氏三條。前二條允當之至矣。後一條辨先君子喪出母。指孔子爲施氏服。亦允當。至於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一章。謂伯魚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喪出母。此以辨伯魚母無被出事。義固可從。而以父在爲母期。過期當除。則儀禮禮記所同。於禮記解亦無不合。惟是愚昧之見。父在爲母期年之說。雖在禮有之。究爲可疑。而伯魚母死。期而猶哭。疏云。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日禫。卽據此疏。則父在爲出母。豈不反加重於父在爲母之期年乎。此實皆記禮之說。不能以畫一者。其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甚之。伯魚除之。在檀弓此條。姑闕疑焉。何不可也。必執此而謂伯魚之母被出。則不可從耳。○疏云。污。猶

殺也。道有可隆則從而隆之，可殺則從而殺之。此疏解二句義不誤。惟上下句義誤耳。今就江氏所引一條申析之。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此句正答門人問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一句也。此言無所失道，本謂當時母之見出，特因無子見出，非因他故而出也。而此句則說先君子之喪出母，因其道而付之，無所差失。是此句無所失道四字，說先君子喪出母之無所失道，實是說其當日被出之母之無所失道耳。此道字渾含出母之所以見出，與先君子之所以喪出母二義在內。所以下二句卽承此道字言之。卻是又渾概言之。道隆道污，皆虛擬泛指。蓋言若道之應加隆者，則從而隆之；道之不應加隆者，則從而殺之。此二句係提起虛說，非貼先君子說也。先君子爲出母服，是從隆也，無從污一層。下句卽安能者，蓋是子思意中別有隱而難言之處，乃見上文以無所失道歸於先君子之善措詞耳。此江氏鄉黨圖考於檀弓喪出母章，合葬于防二章，皆深得語意。一洗從來諸家之誤會矣。惟伯魚之母死一章，經文本無出母之事。疏家既無引據之書，則從何得其實而以出母言之。此本不必與深辨者。今江氏此條，必援父在爲母期之說以解之。然此疏言父在爲出母，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至陳澔集說，又言父在爲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不識孔氏疏。陳氏集說，皆實有據邪。抑以意詮解邪。若然，則豈儀禮禮記所說父在爲母期之語，亦若檀弓古奧，有祕未盡宣，使後學不得妄置辭說者邪。抑不識出母與未出之母，同一父在，而其服竟可一例論邪。是必孔穎達輩會晤周公孔子，親經面質而得之者。然後可以爲信矣。總之，父在爲母期服一事，是誠禮經之可疑者，而卽以母與出母並論，則檀弓所記聖門問答，尙有喪出母不喪出母之區別。



而檀弓則謂父在爲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同一父在爲母而母與出母僅以有禫無禫爲區別。益不能無疑耳。是則檀弓孔疏此條於伯魚出母一層固不足信。而所說父在爲母與父在爲出母一層則適足以增學者之惑也。餘詳喪服小記篇內。

夏后氏與有虞氏并稱。般人與周人并稱。經傳相沿久矣。不可以文義泥之。檀弓疏乃以揖讓受於君者稱后。行仁義爲人所歸者稱人。此疏家之泥滯不可從也。

布幕。衛也。繆幕。魯也。鄭注。繆。繆也。繆。讀如綃。陸氏佃曰。繆。讀如字。以繆記布。蓋衛幕用布。魯用帛。尔疋。繆帛。按尔疋注。繆帛絳也。繆。衆旒所著。春官巾車注云。正幅爲繆。是對布而言。則帛之正幅。豈必改讀綃乎。

是以爲恭世子也。疏引禮法曰。敬順事上曰恭。於義足矣。鄭注贅辭。疏不當復申之。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鄭注。抑子路以善彼。此語與下句則其善也相觸背。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雖春秋莊十年傳有敗宋師于乘邱之事。然此記與彼經傳不必相援爲證合也。末之卜也。鄭注。言卜國無勇。非是。此莊公自言將戰時失於卜其吉凶。而致馬驚敗績耳。士之有誅自此始。此篇多記變禮之始。豈必以禮失爲譏乎。鄭注。記禮失亦非也。升陘臺。給二條。疏亦爲記失禮者皆非。

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注。忠信而無禮。何博乎。此是博字本一作傳耳。釋文。傳直專反。一本作傳。音附。此釋

文倒置矣。填池，鄭注云：當爲奠徹聲之誤也。此則不曰讀爲某字，直曰當爲某字，毅然不以改經爲嫌矣。此等處當以闕疑爲是。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舉者出戶下。古本仍有出戶字，蓋上出戶，謂舉尸者奉尸以出戶也。下出戶，謂武叔出戶也。注云：尸出戶，乃變服。總承上出戶言之也。陳氏集說據馮氏說，改上戶爲尸，以應注尸出戶，未然也。注又云：子游曰知禮，嗤之也。按此與上司寇惠子節，注云爲之重服以譏之，皆當闕疑。

瓦不成味。注味，當作沫。釋文依注音沫。亡曷反。此當闕疑。縣子預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疏云：虎是滕伯文叔父，滕伯文是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愚按此二句皆言其叔父也，必無兩義。當以吳草廬謂孟虎孟皮皆是滕伯叔父之說爲是。蓋舉此二事以見其上不降，而下之不降可知矣。聖人之葬人，與與讀平聲，爲句。此鄭注孔疏所不用。今陳氏集說從此讀，其實本王肅說也。勝鄭注遠矣。非後人所改也。

我喪也。斯沾，鄭注沾，讀曰覘。惠氏曰：沾，薄也。國子蓋言我母之喪，而使婦人從賓位，斯爲薄矣。沾訓薄，見廣雅，俗作添。非曹憲云沾，他嫌反。世人水旁著忝，失之。又以爲霑，亦失之。鄭氏改沾爲覘，未安。此條可資攷也。

愷斯戚。釋文云。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愷一句。并注皆衍文。按陸氏所見一本有此。則陸氏釋文所據之本。無此三字明矣。陸氏釋文之書。或有兩說并載。不能斷制。無定見者。則有之耳。若無所據而妄謂衍文。則陸氏無此失也。此經喜愷哀樂相對。必當從陸氏釋文爲定本。孔疏鑿矣。惠氏九經古義亦引何嗣云。陸氏所據。是晉宋古本。

夫子疾莫養於下。疏謂養侍于下者。卽此下字正義也。鄭注。下。地下。誤矣。而疏不舉其誤何也。疏又謂。若得休已。不須待養。此句當云。不須以待養之人爲殉。乃明。

公肩假曰。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鄭注。毋。無也。疏引說文。毋是禁辭。鄭又謂以字爲句。於是解者紛然。訖不得通矣。愚竊謂此母字卽謂季康子之母。非毋禁辭之母字也。言借人葬母以逞機巧。則豈竟可以自己之母以逞試機巧乎。則豈非欲逞試機巧而還自病於心乎。如此解。方明白。○陳氏集說附一說。卽此義。而不辨母字是季康子之母。此字未辨。則此義不明。蓋不敢顯與鄭異耳。陸釋亦云。毋。音無。何怪諸家之不敢置辨矣。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鄭注謂有饋於君稱獻。出使他國稱寡君。此說不可通。方氏說是也。陳氏集說并載之。則不成說矣。

喪不慮居。慮。謂營謀也。居。謂居處之安也。下言爲無廟也。申此不敢自安居處之意。鄭注謂賣舍宅以奉喪。蓋鄭意必與下句毀不危身作一例之訓。泥不可從耳。陳氏集說載劉氏說。用鄭義。非也。

執女手之卷然。疏謂言孔子手執斧斤，非是。

見利不顧其君，所指事無所考。注謂及河授璧，要君以利，非是。

### 王制

盧氏植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按漢書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是則此篇以王制題篇者，初不著其時代限斷也。鄭氏注乃必以殷制實之，且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疏云：公羊傳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鄭注下一條又云：春秋傳謂士爲微，疏云：公羊傳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謂士爲微也。蓋自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迨於末學，口說流行，而公羊之學大熾於漢世。於是鄭康成注禮，直不必明引公羊家說，居然以爲春秋之制云爾。在漢初，博士諸生各有師承，且不敢明著何代之制，而鄭氏獨據公羊以斷定之，無怪乎漢廷吏牘有據公羊以讞獄者矣。項氏安世曰：文帝合漢初博士所傳，斟酌損益爲一書，自應與古文諸書不合。鄭氏康成無策以通之，強爲之說曰：殷制豈非遁辭哉。今按孔疏云：鄭云殷制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疏又云：必知此王制之文爲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據殷而言也。

此孔疏之言。實欲周旋鄭氏耳。然而鄭氏無所確據。出於臆斷。已可概見矣。孰謂孔疏善於周旋鄭氏耶。○胡氏銓曰。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正與此千七百七十三合。鄭不據周而據殷。何也。

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疏。鄭注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惟言一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卿。案前云小國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今按。鄭氏既依此經上節。小國有上中下卿而言。則此差次而言。小國三卿者。非鄭之臆說矣。此或漢初博士諸儒。記錄偶有參差。未及炤顧前後文而失之耳。實則既云小國二卿命于其君。則其一卿命于天子。義亦可互見也。惟其與大國三卿同言者。則是總系之辭。無怪鄭以爲誤脫也。後人於此節。竟不理鄭說。或竟以小國二卿立論。則疏矣。若鄭氏後一說。雖附以通論。其實不必。

制三公一命卷。鄭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衮。疏云。禮記文皆作卷字。是記者承俗人之言。故云卷。俗讀也。云其通則曰衮者。謂以通理正法言之。則曰衮。故周禮司服。及覲禮。皆作衮。是禮之正經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鄭注。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衮。疏云。字或作衮者。按司服作衮字。故云或作衮。但禮記之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衮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作衮。是也。而疏又云。龍卷以祭者。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廟。朱子

曰。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卷。覲禮鄭注。衮衣者。裨之上也。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上公衮無升龍。鄭注此條。卽朱子說所本。朱子此條。與玉藻孔疏龍形卷曲之義亦合。愚按。王制。玉藻。鄭注。俱以卷卽衮字。而玉藻疏有龍形卷曲之義。則是衮其名。卷其義矣。且如以鄭注卷卽衮字。則當是上聲之卷。乃與衮聲近可通也。若以孔疏龍形卷曲義。則卷常讀平聲。而何以得與衮字通乎。春官司服。享先王則衮冕。鄭司農云。衮。卷龍衣也。賈疏云。鄭注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故先鄭衮卷。并言之。詳此先鄭衮卷龍衣也。一語。於二說俱可通。若依卷卽衮字。則猶云衮。衮龍衣也。若依龍形卷曲。則猶言龍形卷曲之衣也。惟孔疏於玉藻條下。旣言卷卽衮字。又言龍形卷曲。則卷字畢竟是以聲與衮似而俗通乎。抑是以卷曲之義而字不必通乎。此則玉藻孔疏爲兩歧未圓耳。然玉藻龍卷以祭。卷字實是衮服之名。故鄭注但云畫龍於衣。初未言龍形卷曲也。至若王制三公一命卷。則其爲卷卽衮字。更明白無疑。鄭氏通作衮。俗作卷之說。常爲定論矣。其孔疏龍形卷曲之義。似出後來。因卷字而增其演說者耳。○說文。衮。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幡阿上鄉。按說文此注最明析。幡阿上鄉。卽所謂升龍卷曲者也。而此句上先言卷龍繡者。則是古時通俗稱此服畫龍之制。皆謂之卷龍。故鄭氏云是衮之俗字也。蓋猶之今人讀舒卷之卷。亦作上聲。故致其字寫與衮相通耳。正不必謂卷曲必讀平聲也。旣曰俗作卷。則何所不可通乎。若必質實其義。曰卷然。曰卷曲。則反不得通矣。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此大聘與朝。皆文霸時所制也。疏。昭三年左

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霸時亦應有比年大夫之聘。但子大叔略而不言。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今按春秋昭三年。傳子大叔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杜注。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今簡之。疏。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三年一朝。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一會。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一盟。王一巡守。盟於方嶽之下。彼謂諸侯於天子。朝聘會盟之數。計十二年而有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此說文襄之霸。令諸侯朝聘。霸主。大國之法也。諸侯朝天子。因朝而爲盟會。所以同好惡。獎王室。霸主之合諸侯。不得令其同盟。以獎己。故令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設年限之期。周室既衰。政在霸主。霸主不可自同天子。以明王舊制太煩。諸侯不敢依用。故設此制以簡之。據此杜注。是鄭游吉言晉文公時之制。視諸侯朝聘於天子之制較簡損之。則非周制明矣。記禮者斟酌損益於虞夏以來。約撮其概。而記此以爲王制耳。非必謂周時朝聘之制如此也。又文十五年。傳孔疏。謂文襄之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亦可證也。至於夫子對魯哀公。朝聘以時。自指周制而言。其應據依某經以釋之。則鄭氏中庸篇注所未敢質言。蓋其慎也。

孔疏。陰管之同。陽管之律。所以先言同者。以同爲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故先言耳。按孔疏此語。用以叶文字音律之勢。則後人譚藝。未能或之先也。至於解王制同律句。則是傳會鄭說。不足據也。此經

同律，卽虞書同律也。量衡義卽該於律矣。禮樂制度衣服，下文又詳之耳。疏又援春官大師之文，不知彼因上文旣言大師掌六律六同，故統承爲文。云執同律，不得以此例也。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尙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般之制。疏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此經旣是般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按尙書大傳多士篇：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云云。伏生在秦漢間所稱古者之制，初未明言般也。不知鄭注何由引以明般制矣。疏又云：此小學大學般之制者，以下文云般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般制。朱氏申曰：言小學在左，則大學在右可知。愚竊謂此皆推演之說耳。

天子殺則下大綬，諸侯殺則下小綬。鄭注：綬當爲綏。疏：綬是登車之索，綏是旌旗之名。故云綬當爲綏。按詩韓奕：淑旗綬章。毛傳：綬，大綬也。鄭箋：綬所引以登車，而陸氏釋文云：綬本亦作綏。毛如誰反。鄭音雖。據此釋文，則毛氏詩傳固有綬作綏者矣。無惑乎鄭氏王制注以綬爲綏也。然韓奕疏申言毛傳，則云：綬大綬者，卽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綬是也。天官夏采注：徐州賁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綬。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于幘上。所謂注旄于竿首者，然則綬者，卽交龍旗竿所建，與旗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曰綬章。其申言鄭箋，依鄭義，以爲升車之索，而未嘗復引王制下大綬之文。是孔疏以王制下大綬爲旌旗之名，而不以爲登車之索明矣。又天官夏采鄭注云：綬當作綏，字之誤。士冠禮及玉藻



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綏。疏言欲見冠綏之字與此旌旗之綏字同也。然則鄭言綏當爲綏者。不必以升車所引之綏牽合致歧耳。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申明上句三年之蓄義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申明上句九年之蓄義也。則六年之蓄句。義不申自明矣。

上節言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下節言喪不貳事。自天子達于庶人。其文勢一也。王氏安石曰。喪不貳事。連下自天子達于庶人爲句。不貳事。謂使一於喪事。言貴賤之禮制雖有差等。而其專志於喪則一也。鄭注謂喪無貳事。專承上庶人言。陳氏集說從之。非也。

天子七廟。鄭注謂此周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謂此蓋夏殷祭名。孔疏七廟條下云。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諸書云云。禘禘嘗烝條下云。鄭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愚按王制。漢儒博采古禮。錄爲一篇。注家必指某條爲某代之制。既非目見。又無確徵。皆自生枝葉而已。詳孔疏之意。於鄭說雖一一申之。然實亦疑其未盡可憑也。○孔氏詩疏云。詩箋及禮注所言禘禘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禘禘志以推之。卽此孔疏一條。則知鄭氏是推演之說耳。林氏之奇曰。禘禘年數之遠近。祭時之先後。經籍無明文。學者當闕其疑。此說得之。

夫圭田無征。鄭注。夫猶治也。治字於義未安。或以夫爲餘夫之田。亦非也。此夫字仍卽一夫受田之夫。蓋

言計一夫所受之田。惟圭田則無征耳。陳氏集說音扶亦非。○孔疏公田條下。已有計夫實稅之語。則圭田句夫字義已明矣。而於圭田句注又曲從鄭氏。何也。

器械異制。大意言器用耳。鄭注謂作務之用是也。說文器之總名。一曰有盛爲械。無盛爲器。釋文亦引郭璞三蒼解詁云。器械之總名也。乃釋文又引鄭注大傳云。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又引何休公羊傳註。攻守之器曰械。則於義偏矣。大傳鄭注亦不應牽及兵甲也。王制大傳皆當言器之總名。

西方曰棘。鄭注棘當爲熨。熨之言偃。釋文依鄭云音熨。又作熨。偃也。按陸釋又作熨。則陸氏在唐初所見本。有直作熨字者。或因鄭改。而一本遂從之。歟。不可臆知矣。此則鄭氏云當爲熨所當存攷者也。然漢志熨道屬犍爲郡。應劭曰。故熨侯國。此於西方曰棘。未可爲證佐也。鄭以熨爲偃義。後來周氏陳氏以棘爲急義。則未敢質其孰是。

前段凡官民材必先論之一條。統論王制黜陟賞罰之大端也。此節司馬辨論官材。承上選士俊士造士進士言之。詳記司徒樂正司馬之職事也。然王制一篇。成於漢初諸儒。蓋其始則分條互記。而其後節次綜貫以成一篇耳。

史以獄辭告於正。正聽之。鄭注云。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大司寇聽之條下。鄭注云。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疏云。周禮鄉師之屬。至職聽於朝。是鄉士及遂士縣士職文。按秋官鄉士。遂士。縣士。皆有此文。然此鄉士遂士縣士。非有所謂鄉師之職也。鄉師自是地官司徒之

屬。與此無涉。且即使鄉士誤作鄉師。而此三職皆司寇之屬。亦豈得云鄉士之屬乎。而孔疏乃云。鄉。謂鄉士。師。謂士師。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按秋官大司寇。小司寇之下。有士師。士師下有鄉士。若果遂士。鄉士以下。可云鄉師之屬。則豈可亦以鄉士爲士師之屬乎。士師之職。在鄉士前。亦何得稱曰鄉師。不知鄭氏何以自撰云鄉師之屬。孔疏曲爲理之。非也。

周禮秋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蓋司刺之職。在司民司刑之次。故曰以贊司寇也。若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此則獄之一成。正聽之。司寇復聽之。三公復參聽之。層層加以審聽。是制刑之審慎。不厭至於再至於三也。王三又者。王更三加覆審也。此又字。卽小雅室人入又。矧敢多又之。又字也。鄭注乃云。又。當作宥。援秋官司刺之文以實之。不知何以不云三刺三赦。而獨言三宥也。且一獄之成。既經正聽之。司寇聽之。三公參聽之。則必其無從赦宥者。而王乃姑爲三宥之。則是假託寬厚之名。豈王者制刑之道乎。堯曰宥之三。出於蘇氏文筆之矯變。則可耳。而謂禮經有此乎。鄭氏此條。於理爲不通。於文爲不順。而後之嗜博者。尙區區考辨鐘鼎古篆宥字作文。是亦不可以已乎。

天子齋戒受諫。鄭注。歲終。羣臣奏歲事。則此句連下句。司會以歲之成句爲義矣。陳氏集說。以天子齋戒受諫。承上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爲義。視鄭爲長。今塾師依陳讀。自是定說也。但陳氏未加辨正耳。儀禮爲經。禮記爲傳。鄭氏禮記注。每云某禮今亡。是也。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

此則孔氏之意。以爲饗禮、食禮、在儀禮皆各有其全篇。然而鄭不具詳。故孔疏亦不敢質言之也。蓋燕饗食之禮。節目非一。自不專爲養老而設。而虞夏殷各取用其禮耳。周人脩而兼用之。則於此三者之禮。各擇其宜而增損用之。亦非一說能該。故曰兼也。鄭氏乃以備陰陽分春夏秋冬各訓之。非也。

自諸侯來徙家。猶言自他國來徙居也。家是居處。非對國而言。大夫家也。孔疏非。

養老諸條之後。又及於孤獨矜寡瘠聾諸類。此下則又隨舉禮制所宜記者。道路左右一條。父兄齒隨一條。大夫祭器一條。猶之篇末補記六禮七教也。乃陳氏集說云。大夫祭器一節。在庶人耆老不徒食之後。考其序。當移在前。寢不踰廟之下。若果如此。則篇末六禮七教之目。亦當移在司徒脩六禮節下矣。今俗塾竟據爲讀本。可乎。所當亟爲定正也。

儀禮諸篇。篇後有記。猶如注釋之體例也。王制篇末。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以下。蓋漢時博士。以所記有需申詳者。撮述於篇末。故有周尺今田之語。亦不必因有此文。遂謂王制全篇皆爲漢時言之也。如大戴禮記公冠篇後。有孝昭冠辭。亦皆撮述爲篇末之記。與此體例正同。非以公冠篇遂爲漢時制也。

### 月令

小戴記之有月令。猶大戴記有夏小正也。秀水朱氏經義考曰。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愚按。月令篇在小戴記。今旣以小戴記立於學官。自無緣抽取大戴記之夏小正篇。

以入此經矣。非棄而不用之謂也。鄭康成謂月令呂不韋所脩。而蔡邕、王肅皆謂月令周公所作。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而孔疏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爲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史記呂不韋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漢書藝文志亦曰。呂氏春秋。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漢志所謂智略士。卽史記所謂辯士之類也。漢志所謂輯者。卽史記所謂集著也。是特其門客輯著所聞。而非不韋自輯也。明矣。然此篇至今傳爲呂不韋者。實由陸氏釋文。與孔疏申鄭註。因就鄭義釋之。故撫其命太尉爲秦官。又撫其於季秋爲來歲受朔。爲秦建亥之事。然孟冬云。乃祈來年。則季秋所謂制百縣爲來歲受朝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味其語義。是預籌遠邇事宜。非旦夕可畢。安知其非預計建寅之歲事乎。此則原文固未嘗有建亥之明證也。至於太尉秦官。則此文由呂覽撰集。時偶被門客諸人改太尉耳。不能因一二以疑全篇之非古也。逸周書月令解第五十三。卽是此篇之文。而隋志云。馬融又作月令一篇。雖不得謂融所自作。而要之其來已久。不自呂覽始有之。疏又云。蔡邕、賈逵、馬融、王肅。皆云周公所作。則其事義古矣。今如爾雅。旣皆知其非盡出周公也。而以其全經無他籍可憑。無或敢指爲某時某人者。惟月令一篇。以其見於呂覽。而遂羣指爲呂不韋作。則與別見淮南時。則而指爲淮南者。何以異哉。

天子居青陽左个。此言明堂之制也。鄭注此篇內引用王居明堂禮凡九條。孔疏云：逸禮之篇也。而鄭氏不言其禮亡。想康成尙及見此篇之概歟。故曰：於此別錄屬明堂陰陽記也。然則青陽左个諸條。鄭氏宜據王居明堂之古制以詳說之。與大戴記明堂篇相合爲記。豈不善哉。此等處鄭注似尙太略耳。

宿離不貸。鄭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儷。愚按：鄭說非也。自以徐氏云：宿，謂守其次。離，謂去其次。此是定解。陳氏集說：既不從鄭說，而又以離爲去聲，亦非。

保介。詩箋、禮注，皆以爲車右。此古訓定說。不必依朱子改爲農官之副也。高誘呂覽注：保介，副也。初不言農官耳。高誘此注云：副也。猶之玉篇云：介，助也。仍卽車右之義。而非農官之副也。但車右雖是古訓，而鄭氏云：保，猶衣也。疏以爲襜保之保。此則義訓之演出者。

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孔疏略少舍不釋。陳云：依鄭注云：暫息於仲春之月。未合。高誘呂覽注云：言耕者皆出在野。少有在都邑者。當從高說。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注引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注疏皆不言所以用丁日之義。且夏小正是夏時之書。其用丁日，厥義古矣。大戴記曰：丁亥者，吉日也。亦未破解丁字義耳。陳氏集說：乃有先庚後甲之訓。於禮義爲鑿撰。於易義爲誤引。○黃氏日抄：取馬氏說：丁屬南方，謂文明也。亦不知何所據。然孔疏於仲春上丁無說。而於季秋上丁習吹乃云：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也。此亦未必有所據矣。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注：覆反舟者，備傾漏也。宋本漏字，今板本皆作側，宜依宋改正。

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九門，呂氏春秋作國門，其義同爾。陸氏佃、吳氏澄，並以王城面各有門言之，雖於古無可證據。然鄭注合路門、應門、雉庫、皋，以及城門、郊關之門，以足九門之數，則泥矣。此經下云：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鄭注云：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此鄭注言四方者，卽四方之門也。豈有九門磔攘，亦兼路門庫門言之者乎？

是月也，繼長增高。此言孟夏之月，時令物氣皆漸茂盛，猶夏之名長贏也。鄭注以草木言之，未嘗不是。然其義實不專以草木言耳。

毋艾藍以染。鄭注：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鄭注引夏小正者，蓋此條與夏小正啓灌同義。啓灌所以滋其長氣，證此毋艾爲傷長氣也。此義重在毋艾，非重在毋染色也。以染特因艾字，言其所用耳。陳雲莊說：乃以色青爲辭，非其義矣。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此四層也。審斷合上六字爲句。當以黃氏日抄說爲是。注疏本以審斷連下決獄，訟爲句，非也。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鄭注：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禮畢而告焉。按此經文於饗帝之下言嘗，而鄭注云：天子親嘗帝，蓋鄭以大饗帝爲祭五帝，故以嘗爲嘗羣神，而以嘗爲親嘗帝也。吳氏澄曰：嘗，宗廟秋祭之名。此與鄭說不同，然亦皆未言其何以在季秋也。孔疏云：四月大

何以在季秋也。吳氏澄謂前期告備於天子，與鄭注禮畢而告說亦不同。陳雲莊於嘗字略而不釋，其意亦仍鄭孔義耳。要皆以嘗字自爲句，此條當更考之。

仲夏日長至，君子止聲色。仲冬日短至，君子去聲色。此言聲色者，謂者欲淫聲女色也。鄭注云：聲，謂樂也。因引易及樂、春秋說。夏至，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謂此止之去之，非其道。孔疏又援及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圓丘，夏至祭地方澤，皆有作樂之文，故知月令止樂爲非。此鄭孔之說，可謂以文害辭者矣。

高郵王石隴念孫說：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鮮是解之譌，此說固非也。然亦陸氏釋文音仙，又仙典反之歧說，有以致之。陸氏以仙音在前，疏則以仙音居後，是又疏之無定見也。自以疏載或說爲是，蓋鮮潔非遽墮落之時，所以鮮落是災也。作鮮少之鮮，則不可通矣。陸氏每有一字兼載二音二義，是其無定見耳。○又有疑仲春天子鮮羔，鮮爲解之譌者，更不可通。鄭以鮮爲獻，獻羔見豳風，左傳鄭之改字，此其最可通者，無庸駁之也。若依本文作鮮，卽鮮食之義，卽祭鮮之義，亦與獻羔之解無異也。作解羔，則不通甚矣。

### 曾子問

凡告用牲幣，鄭注：牲當爲制，字之誤也。疏云：皇氏、熊氏，以此爲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爲制，必知諸侯



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驗此疏文。則其傳會鄭說。以改經字。實是無所證據耳。蓋孔疏亦明知其無所證據。而云必知此者。約下文云耳。凡孔疏申鄭義者。實有明知其無據而不得不爲之申義者矣。讀者須具眼看之。下條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此是兼天子諸侯言之。非專言諸侯也。孔疏言約者。蓋亦顯其未合耳。○陳雲莊集說。既釋牲字。而又云牲音制。則較之陸氏釋文云牲依注音制者。更爲無定見矣。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鄭注殯當爲賓。聲之誤也。按此經以葬與奠言其重輕先後。非若既夕篇詳於節次也。孔疏乃引既夕禮云請啓期。告於賓。以申鄭義。謂此是賓字者。誤矣。恭讀欽定義疏云。葬母反。然後設啓殯之奠。以告於父。遂營父之葬事。辭於殯。卽啓殯之奠也。鄭說不可從。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節。孔子曰宗子節。皆記禮者類記孔子之言也。此篇雖以曾子問名篇。而記禮者類記聖言於其間。更何例之可拘乎。孔疏乃謂此卷之通例。皆記者失問。此等自生枝節之說。則啓後人所謂脫簡之疑者矣。甚多事也。天子崩未殯節。賤不謀貴節。并無孔子曰之文。又豈止無問而已。凡若此者。亦豈有例乎。

壻之父母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謂壻仍餘哀未忘。弗忍遽娶。然後女家以女嫁於壻也。羅氏欽順。鄧氏元錫之說。是也。鄧氏曰。初免喪。何以遽從吉。若壻終

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此云別娶者。孔疏之誤也。以致陳澧集說云。壻祥禫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此等支謬不通之論。皆孔疏之誤啓之。後之儒者。於未婚之女爲夫守節者。斥其不合禮。皆此等謬說之貽害矣。解經之謬。害及人心風俗。可勝咎哉。○或援此經下一條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又下一條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然此皆言禮之節制止於如是耳。其曰女未成婦。不遷不祔。歸葬於女氏之黨。禮也。然非謂女可以別嫁也。其曰夫死亦如之。謂除喪有限制。亦非謂除喪卽可以別嫁也。恭繹欽定義疏。於壻齊衰而弔。推原於其父命之義。而於女斬衰一層。斥爲鄭氏臆斷。則夫死亦如之。但以除喪之限制言之。故曰說經者最忌演說爲之害也。

宗子死。稱名不言孝。板本皆作稱。惟宋槧纂圖互注。本作告名不言孝。竊按陸氏釋文云。之稱。尺證反。此尺證反是專釋注宗子之稱稱字。故釋文題出之稱二字。以見其爲釋注文也。若果經文作稱字。則陸氏何爲專釋注文乎。據此。則當依宋槧纂圖互注本。經文作告無疑。○今注疏板本。以陸氏釋文散系於下。而刪其原文之稱二字。但云稱尺證反。凡陸氏釋文。多舉其相連屬之二字言之。以便於讀者檢閱耳。非若後人別於上下復見之字。而始舉其相連屬之字也。後一節釋注文云。共其音恭。卽此例也。觀者勿以今人連屬字例之。於是陸氏所釋是何句之字。不可辨矣。可見前人原書。後人有摘用者。一字不可改動。

耳。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鄭注言之未悉。疏以爲孔子引之。則非也。徐氏師曾曰。子游以下。非孔子語。記者記之以爲證。竊按徐說是也。蓋此篇雖以曾子問名篇。而實出記者之手。卽如中間無問辭。無答辭。自爲一節者。皆記者所述也。皆當以此通徹讀之。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注。祔當爲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疏云。知祔當爲備者。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當爲備。備祔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按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疏云。此與曾子問中義同。而語異。然愚竊謂記禮者各自爲篇。非必盡出一手也。况古禮之詳。莫可盡考。何從而處處針對之。曾子問篇。殤不祔祭。無論其與小記之文是離是合。總之此句斷非備字也。若必謂當與少記義同。不可作祔祖義解。則從闕疑之例可矣。偶闕此句不注。未爲害耳。如謂聲相近。改作備字。則實不敢從。

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鄭注。言周公不許。釋文從鄭說。云周公曰。豈絕句。不可二字。又自爲句。以見此是不許之辭。可謂不通矣。焉有豈字可爲句之理。陳氏集說。黃氏日抄。皆不從此說。

# 禮記附記卷第二

## 文王世子

孔疏云。第一節。自文王之爲世子。至文王之爲世子也。論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按此卽鄭氏目錄云。以其記文王爲世子時之法。此於別錄屬世子法。是也。然此篇以文王立世子法。原只在首段。朝於王季。至旬有二日乃間。此是世子法之正文。此下夢帝九齡一段。成王幼一段。則記禮者類次於此處耳。夢齡一段。儒者或疑之。然須知此段不必作世子法之正文。猶如韓詩外傳之類。因文王武王事而類記於此。固不必深考。亦無煩正辨也。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此自是另起之文。鄭氏注乃接上句有二日乃間之文。云間後容臥。則泥滯不通矣。

陳氏集說。載石梁王氏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皆衍文。鄭注則皆云題上事。鄭說是也。周公相成王。踐阼而治。後文更詳具之。此段先約舉之。而周公踐阼之系題。卻於後段題出之。此則當時記禮者自爲節目云爾。教世子云亦題上事者。雖其下亦言三王教世子之事。然此亦當時記禮者偶於此系出節目云爾。非必若後人文字。定以某處劃斷爲節目也。而疏必云。從上三王教世子至此。皆周公踐阼之事。則又泥於後世文字。劃斷以爲節目者矣。

齡。釋文云。本或作聆。此聆字乃陸氏所見本異。不必泥也。今板本載釋文云。聆。本或作齡。又釋文板本傳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則有其當盡之職。不可輕視爲世子。壹若無所職事也者。此句將言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而先反言此句以起下義耳。非果當日成王有此意也。此特記禮者。此段文勢不得不然。直到養世子不可不慎。皆此一義貫下。所以不厭反覆言之。乃鄭注云。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孔疏云。以實則不爲世子也。此句乃至易明曉之文。而注疏家之紆僻不通。至於如此。

贈賻承含。鄭注承讀爲贈聲之誤也。陳氏祥道曰。實於口者謂之含。承於身者謂之承。愚按。經字之近於可疑者。如其有義可通。則自以不改讀爲正也。若其義雖可通。而不及改讀之義更通者。則似應從鄭之所改矣。然而愚竊有說焉。可疑之字。闕疑何害。而必從鄭氏改乎。

始之養也。屬下適東序節。陳氏集說。黃氏日抄。皆連下爲文。是也。但鄭注。始立學也。之往也。此則未然。此句乃提起。言養老之節次。從東序釋奠。始其事耳。如以之訓往。則與下句適字相複矣。此下曰。遂曰。既者。言養老之節次先後如此。豈謂始立學乎。

既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則言養老而慈幼在其中矣。所以末句言終之以仁。又兼老幼言之也。孔疏及陳氏祥道。皆兼言老幼。不必以鄭注偶略幼字。遂謂幼字衍文也。陳氏集說。載石梁王氏。於此經塗去幼字。其擅改更甚於鄭氏矣。

鄭氏注引孝經說。州里隍於邑。漢韓勅碑。至於初學。莫不隍思。正可相證。釋文。皇音翼。是也。其或作駿作

子諸節義也。世子之記曰以下，亦是覆說篇首世子法也。此皆與儀禮諸篇末有記之義同也。末段世子之記曰以下，是古世子禮篇後之記猶存此節。記禮者以著於此篇之末，正與篇首文王事可以相證爾。而鄭氏注乃云：色憂不滿意，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又云不能飽，不及武王一飯再飯，不知此記初未嘗指定某時某人之事。大義相同，何所區別？而鄭氏顧有此迂謬之說，以致孔疏云：文王爲世子之法，不可以爲常行，故記此尋常世子之禮，又致後儒有欲移此節冠諸篇首者，皆非也。

### 禮運

運，謂運會氣運。而鄭注轉旋之義自在其中也。未逮有志志，謂心志，則非鄭注記志之謂。

陳氏澔謂篇首大同小康非夫子之言，黃氏震謂篇首近於老子，然此篇以禮運名篇，而此二節至次節乃言禮，則記者之意，初未常重視大同而輕視小康也。况此篇篇首先言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大道之行，卽指前所謂大同一節也。三代之英，卽指後所謂六君子由此其選一節也。英卽選義，此何嘗重首節而輕次節乎？大同小康之語，勿泥焉可矣。○在執者去衆以爲殃，卽下文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之義也。子游復問如此乎禮之急，孔子亦以禮正答之，可見篇首二節是以次節爲正，而前節所謂大同，特引起之耳。非與老莊一流薄視禮制者可同論也。石梁王氏謂孔子曰是記者爲之，又謂杞宋一段仿魯論爲之者，非也。○此經初非高視大同，薄視小康也。蓋此在篇首，有慨然遠溯之想焉。此篇所以名禮運也。所謂慨



然遠溯者亦非必盡以制禮者皆宜復古始也。後文從其朔。從其初。特由後以追言之云耳。篇首蜡畢之歎。發端甚遠。自必先舉大道之行。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二層中有與字遞下。此中無限含蘊。語意深矣。未逮而有志。謂志在稽考也。解者乃謂不得位而但有志。則失其指矣。謀作兵起。正與謀閉二句相對。正以見此後之賴禮以維固之。所以子游復問。言禮之急。急字正承此義。以見禮之不可斯須去也。須合全節讀之。其義乃明。

蕢。鄭注。蕢。讀爲由。聲之誤也。由。塙也。謂搏土爲桴也。孔疏云。蕢是草名。不可爲桴。故讀爲由。皇氏云。桴。謂擊鼓之物。按。土既可爲鼓。則蕢又何不可爲桴乎。彭氏廉夫曰。蕢與蒯同。以蒯杖爲桴。而擊土鼓也。若鄭讀由。則以搏土擊土鼓。更不若蒯杖之近似於桴矣。蕢之同蒯。雖彭氏說未必有據。要之卽以草器代桴。極言其儉陋。何不可者。而豈必改由乎。說文蕢。草器也。○陳氏集說。不載鄭注。讀爲由。直云蕢。搏土塊爲擊鼓之桴也。可謂叩槃捫籥以爲日者矣。

范金合土。陳氏集說云。范字當从竹。是也。但引顏注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箆。下又云。箆金爲形。箆以鑄金器。義雖不差。然說文。箆。法也。从竹。汜聲。竹簡書也。此說文注又謂竹簡書。可爲法式。爾非謂必以竹爲箆也。後來傳寫說文板本。脫去汜聲二字。玉篇引說文云。从竹。簡書也。已非其舊矣。如陳氏集說引顏注語。竟似借以竹曰箆爲箆金者。則不若專引說文箆法也。足蔽其義。范之變竹从草。蓋

氏日抄辨之云。爲齊不止於粢。舉粢以該之。粢卽稷也。蓋黃氏不欲從鄭改也。愚謂如黃氏說。則仍蹈於孔疏所駁作酒不用稷之說。烏足以辨鄭改乎。按說文。粢。稻餅也。周禮酒正五齊條下孔疏曰。此五齊與鬯人所造鬯酒異者。五齊用秫稻麴蘖。其鬯酒自用黑黍爲之。與此別也。據此疏。則與此禮運疏用黍不用稷之說自相違矣。豈得必執鄭改爲齊乎。且周禮五齊鄭注云。古之法式。未可盡聞。杜子春讀齊爲粢。元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之。疏云。杜子春意粢穀爲醞酒。則其餘四酒。皆以粢穀爲之。故讀齊爲粢。鄭不從者。禮運唯有醞齊稱粢。於此五者。皆可稱齊。子春破五齊從一粢。於義不可。故鄭於禮運注。粢當爲齊。破一粢從五齊。於義可也。此疏既云以粢穀爲之。則粢字原有本義可知矣。又言禮運唯有醞齊稱粢。則禮運之文是粢醞二字。又無疑矣。而何以必執鄭之改讀爲齊醞乎。粢醞仍讀疾資切爲正。記禮之文。各出一時所記。江陵項氏謂諸篇所記之禮。不可合爲一說。而并用之。此言可爲讀禮經之凡例也。如明堂位篇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祀帝於郊。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祭統篇曰。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按此二篇不知時代所記。祭統有衛孔悝之銘。則是春秋之後所記。明堂位。前賢以爲出於漢儒。而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合此證之。則明堂位。祭統之言。蓋不足據也。蔣氏君實曰。禮。不王不禘。郊以祖配天。魯侯國。安得

有郊禘。周成王時。禮典未壞。安得以賜魯。呂覽載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蔣氏此說。可見鄭注以魯之郊牛口傷。豕鼠食角。四卜郊不從之類。當周公其衰之義者。失經義矣。衛氏集說。雖刪去鄭注此數語。而仍載孔疏云。魯郊禘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則躋僖公。云云。蓋衛氏之書。博採前儒之說。以備後學採擇。而究亦未能有所是正耳。

疏按祭法云。夏郊。鯀。殷郊。冥。今杞郊禹。宋郊契者。以鯀冥之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竊按此疏以禮運杞宋之郊。與祭法篇夏殷之郊。對證而言之。非也。禮運篇所謂杞之郊。宋之郊者。蓋言杞宋猶存夏殷之郊制。非必黜鯀而改祀禹。黜冥而改祀契也。此經言禹言契者。卽下句天子之事守義也。言天子則自當言禹而不言鯀。言契而不言冥耳。此亦所謂言各有當也。疏謂更郊禹。更郊契。蓋時王所命。不知所謂時王者。何時之王也。然合此篇前後繹之。夫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則聖人於杞宋求夏殷禮制。蓋亦存什一於千百。此處言杞之郊。宋之郊。初未嘗詳言其事。後人何從而知其時王所命乎。馬氏晞孟。又謂郊鯀與冥者。以其始言之。郊禹與契者。以其終言之。然杞宋郊禮。無他書可徵。凡若此者。蓋闕而勿質可矣。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鄭注明。猶尊也。此注以尊訓明。於義未的。其下文云。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鄭注則。當爲明。義更紆曲。而又改經字。其謬無疑矣。陳氏集說。乃因此又改上句君者。

上下字句相配合者以妄改經文。陳氏之說固謬。而實鄭氏之改字有以致之。○吳氏激曰：所明謂人所視效。明人謂視效人也。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變當爲辯。聲之誤也。按：變字義本明白。鄭氏改辯。非是。

陸氏釋文：播於波左反。舒也。五行四時絕句。本亦作播。五行於四時。此陸氏所據。本作播於五行四時。又所見一本作播。五行於四時耳。雖義皆同。而古本所當存。攷今注疏本。摘載釋文。刪去於字。則古本之攷異不復存矣。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鄭注：竭猶負戴也。釋文云：義作揭。負擔也。疏云：竭是擔竭之名。故爲負戴。此條鄭氏未改字。而陸氏釋文代爲改字矣。按說文：竭。負舉也。卽鄭注負戴義。豈必作揭乎。然玉篇云：竭。敗也。盡力也。盡力卽負舉義。敗卽廣韻盡也。義。此經迭相竭也。則當主廣韻盡也。訓義。○或謂鄭注負戴義與說文合。此古訓也。廣韻盡也。則後來訓義。豈若存鄭注古訓之爲正乎。愚謂竭字在古時有盡力負舉之義。亦有休盡之義。說文僅載其一義。而鄭氏遂主此以爲訓耳。然不得因此而謂竭訓休盡之義不出於古訓也。卽如考工記：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此竭字卽禮運五行之動迭相竭也。竭字之明證。鄭氏於考工記注云：消涑金錫精麤之候。此鄭注消字。卽竭訓休盡義也。不然。必以負戴之訓爲古。則考工記竭字。亦豈可訓爲負戴乎。凡訓義有必宜從

古者有古訓兩見而不宜執滯者。今之學者或沿習宋元以後之文義而不知古訓固爲寡陋而其必執古訓以駁宋儒者亦當視其證據何處而無泥於一成之見可矣。

陸氏釋文云南事律名京房律始於執始終於南事凡六十此陸氏所據之注本作終於南事更相爲宮凡六十也。今注疏本載鄭注作終於南呂而其下載陸氏釋文仍作南事則注與釋不合故校讐家改今注本從宋槧本作南事然孔疏云黃鍾爲第一宮至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云終於南呂以此言之則南呂爲是然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法因備引漢京氏律以詳之竊按此鄭注釋此經五聲六律十二管云更相爲宮凡六十也則以十二管爲六十聲音之非以京氏六十律言之孔疏既言當以南呂爲是則一本作終於南事者引京氏六十律以詳之作附攷焉可耳近日校讐家或執釋文必改從南事者可無庸也天地爲本之類凡十句前四句以在上後六句以在下者此文勢之偶變耳亦因月以爲量句視上數句止一月字故記禮者隨其文勢小變以字在下也非有關於義理之區別也疏謂上明天道事遠故以在上後明地道事近故以在下鑿矣至陸氏佃乃謂自月以爲量變以在下是月以我而後得爲量鬼神以我而後得爲徒此說更鑿矣。

鄭注量分也鬼神謂山川也此說於義固亦可通其實量不止以分言分扶問反陸氏釋文略之鬼神不止以山川言也又鄭注藝猶才也藝或爲倪陸氏釋云倪視也陸佃云藝極也二說皆未允當方氏慤曰月以爲量則與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焉故功有藝也馬氏晞孟曰量者言多寡之均先王制禮必協

於分藝。此二說雖於鄭說猶才也相近。而較之鄭注云。人才各有所長。則義爲長矣。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注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爲羣。疏靈是衆物之長。長既至。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得以充庖廚。是飲食有用也。按此說甚鄙淺。非經義也。觀下文云。魚鮪不冷。鳥不獮。獸不狘。人情不失。則豈僅得充庖廚之謂乎。黃氏曰。飲食之禮達。則天下殺害有時。物無暴殄。庶人無故不食珍。士燕食不兼羹。上下咸以僭奢爲恥。是聖王治定無爲之徵驗也。故四靈以爲畜。因飲食有由也。天下飲食從禮。故四靈爲瑞應。信及豚魚。禮化明備也。前儒不識由從於禮之義。而解由爲用。其義失矣。黃氏此說最精。當爲正解。且此諸句。如事行有考。人以爲與。亦皆非以下句推言其效也。因飲食由禮而致。四靈爲畜。正可以見各下一句之非以效言。此不但可以破鄭注充庖廚義訓之鄙淺。亦兼可以正石梁王氏謂四靈衍說之非。皆因不解飲食有由一語致之。

故先王秉耨龜。列祭祀。此文自爲一節。不與上四靈爲畜相牽也。孔疏舉上龜。知人情連屬此節言之。非也。然此皆因鄭注誤之。鄭注云。皆卜筮所造置。不知此節列祭祀以下。自言祭祀之典。豈與秉耨龜合爲一事乎。瘞繪。注疏本自明白。而注又云。繪。或作贈。釋文云。本又作增。即使附見考異。亦所不必。鄭注侑。四輔也。疏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侑勸人君爲善。故以侑爲輔。按此文既言前巫而後史。而此侑字若指四輔。則又言前疑後丞乎。且以輔弼疑丞列於筮誓之下。亦若失次矣。周禮膳夫。以樂侑食。鄭注。侑猶勸也。方氏曰。侑謂侑食。此爲正解。不必指四輔耳。

陳氏集說引石梁王氏曰。巫祭祀方用。卜筮有事方問。謂常在左右非也。愚按。此蓋誤解此經前後左右字也。此經王前巫而後史。卜筮誓侑皆在左右。非若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四輔之必以前與後對言。左與右對言也。蓋此所謂前後左右。特約舉其概耳。此言在前後。在左右。與上在廟。在朝。在學。皆遞舉而約言之。以見宮廷禁近。處處皆有典禮之掌。故王者得以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惟其前後左右字。皆虛擬約舉之。見各處皆有典禮之司。所以王中心無爲句。亦是渾言宅中正位也。陳氏讀王中二字爲句。則意以巫必在前。史必在後。卜筮誓侑必一在王左。一在王右。是以必以王居其中。此則泥於前後左右字。而併泥讀中字矣。此所以併載石梁王氏之說。反以經文前後左右字爲可疑。而不自知其失解也。

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鄭注。百貨。金玉之屬。此語非是。此言百貨而於社。禮見其可極者。正謂以農桑爲重。而凡百產之貨。皆得因以豐植。豈遂故言可極也。鄭注以百貨爲金玉。是啓後人贖於貨寶之漸。不謂鄭氏失言至此。解經者戒之哉。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此下二節。乃是禮運篇運字之義。卽鄭注轉旋之義。而運會氣運之義。無不該括矣。

協於分藝。鄭注。言禮合於月之分。此鄭氏炤顧前文。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但謂猶人之才也。此語尙偏而未賅耳。觀此協於分藝句。乃益見前文。月以爲量。量字藝字所賅廣博。非一言一事所能質也。○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此十五字。陸氏釋文。今注疏板本。誤入注內。當改正。

義之修而禮之藏也。鄭注藏若其城郭然。疏禮之府藏也。此以藏作實字。卽釋文徐才浪反之讀也。按此字自當讀如字。是活字。非實字。然鄭氏讀雖誤。而其訓猶可相通。至若下節。其居人也曰養。鄭改養爲義。則大謬矣。今合此節略言之。此篇蓋言禮之行於天人。蟠極上下。無弗該貫。無弗體備也。其於天也。則代之效職焉。其於人也。則用之盡利焉。其效職。則爲官於天也。其盡利。則致養於人也。故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卽此官字義也。鄭注官猶法也。又樂記注官猶事也。言法言事。雖皆可通。而猶未的。故曰禮以養人爲本。卽此養字義也。此官字養字。正是此二節上下關合精神最著眼處。義極粹精而詞極比密者也。鄭氏乃曰養當爲義字之誤也。鄭改字固非一處。然若此改養爲義。直謂之文理不通可矣。○孔疏旣引王肅以下云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此則此經養字確證。無可疑者矣。而何以必引張融語以申鄭氏改義字之說乎。則奚貴乎疏爲。此疏張融融字以下。板本多所闕字。恐讀者不見。宋槧全疏之本。但見監板。汲古閣諸本。所載闕字之疏。疑似鄭氏改義字之說。或別有來歷證據者。此不可以不詳辨耳。

上文云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所以下節復云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下文詳言修禮。陳義講學諸條也。此皆以義配禮而遞言之。非以禮卽是義也。孔疏乃以鄭注養當爲義條下。傳會引之云。下每云義。故知養當爲義。則併後文亦皆未之解矣。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鄭注藝猶才也。按鄭氏竟不知藝字之解矣。此經云義者藝之分。藝字合事功體。



用無不賅貫。豈僅曰才乎。其在上文釋月以爲量節。以藝訓才之未確。猶其淺焉者矣。且如上節行之以貨力。此貨字既承行禮言。則吉凶賓軍嘉何事無財貨之用。而鄭注曰。貨贄幣庭實也。如此作注。何賴注爲。

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疏以朝貢言之。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注以所利言之。皆偏滯一義矣。經言所賅者義廣也。○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語義雖同。而文勢以一順一逆互爲之。不特文字之妙也。假若山者渚者並在句首。而弗敵也。句便不見精力矣。注以敵爲勞敵。此固然已。而猶有未盡者。若僅指勞敵則弗使。勞敵卽是上二不使義。何必重言弗敵乎。蓋言聖王不使民生移易其所便安之處。而又必有以率作其勤業。不使習於便安頹惰。此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也。於弗使遷易之中。兼寓不倦之義。乃於弗敵義足。乃於而字義足。乃於禮運篇言禮之義足。

禮器

鄭氏曰。以其記禮使人成器。孔子謂子貢瑚璉之器是也。此於別錄屬制度。愚竊按於別錄屬制度。則非僅使人成器之謂矣。鄭注云。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修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觀鄭氏自注。則前篇其居人也曰養。養字之義更爲深切。而鄭於前篇養字乃改作義。何哉。然鄭注此數言。若以移於前篇居人曰養句下。則是切當之文。今卻在禮器是故大備句下。是則不切矣。陳雲莊氏亦有見於鄭氏使人成器之解於此篇未合。故陳氏集說圓融其義云。器有二義。一

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陳氏此二語。以下義爲正。此卽所謂於別錄屬制度者矣。上一句則徒欲周旋鄭義耳。不必從也。嚴陵方氏慤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方綱竊按。此句微似可商。道謂之運。可也。器可謂之運乎。似當易之曰。器範而有制。僭附於此。則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道散而爲器。故維禮運而後有禮器焉。方氏此條。是此篇定說也。大戴禮記有盛德篇。自度量喪祭鄉飲昏禮刑罰。以及明堂禮度。六官五政。靡不具舉。是以小戴記此篇云。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正與大戴記盛德篇相表裏。

禮釋回增美質。至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皆以表裏二義雙承說。竹箭有筠。言其增美於外。松柏有心。言其釋回於內。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正與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相銜而發明之。二者居天下之大端。大端言其表裏相應。正是以本與文對言。非如鄭注以端訓本之謂也。

以龜爲寶。鄭注引易十朋之龜。孔疏前引損六五爻鄭注。引爾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至十曰火龜。此皆說龜所生處也。後引食貨志。元龜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云云。此謂一貝有十朋。與十朋之龜義同也。按此二說。自以食貨志大貝十朋之說爲定解。則前所謂鄭注引爾雅云云者。本不當引。詳見易附記。然易損卦六五條下鄭注。本無此引爾雅之文。乃孔疏云。馬鄭皆按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云云。實則爾雅一曰神龜云云。初無十朋字。不知孔氏何所據而必牽附於損爻鄭注之下。今又於禮器篇疏。撫以爲鄭注云爾。既於此經義不相涉。而徒妄舉鄭說以雜廁之。孔疏之嗜博多歧。有如此者。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鄭注引周禮。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此注初未嘗言七常作五也。孔疏云。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次路七就。鄭注郊特牲。以此云七爲誤。按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鄭注。此因上說以少爲貴者。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孔疏節級相降以二。故知次路五就爲是。禮器次路七就爲誤也。惠氏九經古義云。當爲五。古五字如七。因誤爲之。按古五字作×。故與七相近。此惠氏申鄭說也。嚴陵方氏則曰。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言次路七就者。蓋彼所謂五就。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就。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於革路。象路通謂之次路。亦若是而已。兩篇所言。亦互相備爾。此方氏雖異鄭說。而亦可通者也。竊謂鄭氏於禮器本文。初未指言其誤。而於郊特牲附及之。則非若他處以意改字者比也。惠氏之申鄭說。與方氏之通其說。皆當存以資攷耳。讀者於此經。且據方氏之義爲是。父黨無容。高郵王念孫曰。哀五年左傳。何黨之乎。黨。所也。言父所不敢爲容也。內則。在父母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鄭注曰。父黨無容。可證。大圭不琢。鄭注。琢。當爲篆字之誤也。釋文。琢字又作瑑。丈轉反。按釋文。既據經本有作瑑者。則鄭謂琢當爲篆。此當云瑑。不當云篆也。周禮典瑞。瑑圭璋璧琮。鄭司農云。瑑。有圻。郭瑑起。說文云。圭。璧上起兆瑑也。从玉。篆省聲。豈必改從篆書之篆乎。漢書董仲舒傳。良玉不瑑。師古曰。瑑。謂彫刻爲文也。王莽傳注亦云。瑑是彫瑑字。音篆也。郊特牲。大圭不瑑。美其質也。鄭注同此。不善嘉事。鄭注專以致夫人言之。於義偏矣。孔疏最善周旋鄭義。而疏云。嘉事。冠昏也。則孔疏已有不深。

疏所不及。

陳雲莊集說其意蓋欲仿朱子之集注。雖集衆說而實貫成一說耳。若衛正叔集說則實是衆家之說。集於一編。無雲莊之陋矣。然亦憾其雜陳而未有斷制也。如燔柴於奧一條。鄭注奧當爲爨字之誤也。而衛正叔集說列方氏應氏胡氏三家之說。皆於鄭說有異者。蓋正叔集此書時亦於鄭注爨字有所未安。顧方氏諸說則誠未能折服鄭義而斷之。且此燔柴以下仍屬臧文仲節之事。亦未有經典可別證者。不若姑闕之爲得也。若鄭氏改爲爨則未敢信。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又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鄭氏無注。孔疏云禮儀三百者。周禮有三百六十官。威儀三千者。卽儀禮行事之威儀。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蓋孔疏以鄭義見於禮器篇。故仍本此爲說也。竊按經禮三百。必非周禮六官之職。鄭氏以三百六十官爲經禮。非也。朱子曰禮儀三百。卽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之類。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陳雲莊集說亦從朱子之說。又載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按此則注疏迂滯。當以宋儒後定之說爲正矣。

此篇自首節以內外二義並承。相發明之。至於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

內心者也。亦並承□之。則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此二義亦即根上內外並承言之。無可疑□。但鄭注有所竭情盡慎句。根上少小下素。有美而文句。根上多大高文。則又牽滯矣。○此二句皆歸於誠若。則上節其致一也。鄭注一。謂誠也。確不可易。陳雲莊集說改云。一者。敬也。則不如鄭義之確。兩個誠若。鄭注若。順也。陳集說改云。若。語辭。此則陳說爲是。但若字是就致敬美文體繪言之。非僅語辭而已。若字正不可輕忽耳。

有直而行也。以下九句。經義各有所指。後人原不能條件系之。雖鄭氏熟於禮意。然注義以某條指某事。皆屬影附之辭。不若姑闕其所指。而領會大體。以俟學者觸類推證之爲得耳。至若孔疏必差排一事二事。以至九事。項氏又目爲反對自生枝節。更可不必要。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方氏言質文相變是也。鄭注以變白黑言素青。牽及秦趙高事。紆繆可笑。○疏云。記是周時。又云。記在胡亥之後。何其錯替若是。○上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鄭注一。謂誠也。此語最精。此節。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鄭注亦云。一也者。俱趨誠也。則闕泛不切矣。三代之禮。雖質文沿革不同。而其用則同。所以謂民共由之。此專就沿革相因言之。非以誠言也。

祭之有尸。此禮本不可通行於後世。即使其文有未詳者。無害也。詔侑武方。武字之解。求其說而不得。則闕之可矣。鄭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惠氏嘗博引舞無武之通用以證之。然姑以備考已爾。

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此與下節。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同是一義。徐

氏師會謂由始云者。指始於介。始於辭讓之類。不若鄭注爲當。

惡池。鄭注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滬夷。并州川。惠氏九經古義引之云。秦惠王詛楚文。告於不羆。大神亞駝。亞駝卽惡池也。亞與惡通。惠氏此證極合。但惡通爲亞。則形相近而通也。豈得謂與呼聲近而誤耶。惠氏又謂配林。何休注公羊。引作蜚林。蜚聲近妃。妃古配字。作妃聲之誤也。按此云聲之誤也。亦效鄭注之文耳。其實古籍中若此相近而通者。參合資考可也。必言誤則非也。

禮有擯詔。樂有相步。鄭注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詔。或爲紹。按擯詔自是二義。則相步亦當爲二義。疏無申釋。則相步之爲扶工。鄭氏無所據。可知也。恭讀欽定義疏。卽用樂記治亂以相。三步見方。以協歌舞終始之節。據樂經以釋禮。於義備矣。

溫之至也。注爲溫藉。重禮也。釋文溫紆運反。注同。疏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縕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之。自承藉。今定本作溫字。則當云溫潤相承藉也。按內則柔色以溫之。鄭注亦云。溫藉也。詳疏所引皇氏說。亦以縕藉爲義。云凡玉以物縕裹承藉。是借縕爲溫也。孔疏蓋不取皇氏之借縕爲溫。則其意亦不取薦藉義。以正詁溫字矣。故雖另擇承爲承藉。而必言定本作溫字。當云溫潤也。孔疏旣以溫潤解溫字。則與釋文溫紆運反不相合。而注疏本旣取陸釋紆運反之音。又載孔疏溫潤之義。是兩歧矣。衛正叔集說。於孔疏刪去當云溫潤。而專載所引皇氏縕裹承藉之義。則衛氏之意似以皇說爲是矣。又兼載嚴陵方氏。長樂陳氏。以和字釋溫字之說。是衛氏之書又兩歧矣。合此諸說釋之。孔疏旣以溫字爲定本。

自當依水旁之溫字解之。玉篇廣韻兼言和也。善也。柔也。暖也。常訓溫和義。則於禮器溫之至也。內則柔色以溫之義皆合矣。

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方氏曰。節者。卽物之自然而爲之制者也。此爲節字正解。鄭注節猶驗也。疏謂內有識驗之明。旣於訓未安。亦於義未備。

故作大事必順天時。鄭注。大事。祭祀也。於義偏矣。爲高爲下。鄭注以祭天地言。亦非也。天時雨澤。君子達。暨。鄭注。達。猶皆也。此解亦誤。金華應氏曰。大事不止於祀。若動大衆。興大役。必順寒暑之時而爲之。節。爲朝夕。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必因其有晝夜之經而爲之。限。爲高。若築臺觀。爲下。若蓄陂池。必因其有高下之勢而始用其力。天時雨澤。蓋陽和融液。仁德流行。出於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也。君子感之。仁孝愛敬之心。發於中而達於外者。亦勉勉而不容已焉。感之而敬天。則雷出地奮。必達其殷薦之誠。感之而思親。則雨露旣濡。必達其忱惕之心。以至經綸於雷雨之屯。宴樂於雲天之需。裁成輔相於天地交泰之時。赦過宥罪於雷雨作解之日。皆所以達其暨。暨也。

因名山升中於天。中字。鄭注。中。猶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方氏慤曰。中與周官登中於天府同義。中。謂事實也。事之名在外。其實在中。故謂之中。馬氏晞孟曰。升中心之誠於天也。此三說義亦兼可相通。而鄭氏告成功之義較爲近之。然中字義實不如此。此上句承因天事。因地事。地下合聖人南面而立之義。中者。言位乎天地之中也。卽中庸參天地贊化育之義。因山之所處高。故因名山之氣升。此位

鄭氏嗜爲緯學。鋪陳封禪之事。遂因以分主五帝。分配五庶徵。漢學侈汰之習。流弊至此。陳氏集說中。平也。更無謂。

廟堂之上。曷尊在阼。犧尊在西。鄭注。禮樂之器尊西也。犧。周禮作獻。釋文。犧。素河反。獻。本又作戲。同。素河反。疏。鄭據此經而論。犧尊貴於曷尊。故云禮樂之器尊西。云犧。周禮作獻者。周禮司尊彝。兩犧尊字作兩獻尊。鄭云獻。讀爲犧。按周禮春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注。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犧。象。周尊也。又司尊彝。此節內雞彝鳥彝。鄭氏注。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之形。疏云。尙書。鳴鳥不聞。鳴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皇。故云畫雞鳳皇之形也。疏又云。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者。翡。赤。翠。青。爲飾象尊以鳳皇。此二者於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其云飾以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又明堂位尊用犧象。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象尊。象骨飾之。釋文。犧亦音素。何反。疏云。以莎羽爲畫飾者。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莎。莎。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莎。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司尊彝。鄭司農注。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王注。禮器云。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阮謀禮圖云。犧尊畫以牛形。詳此諸說。鄭康成旣以鳥彝刻畫鳳皇之形。鄭司農又以象尊爲象鳳皇。孔疏謂後鄭不從犧尊飾以翡翠之說。蓋欲申鄭康成以犧尊畫鳳皇



義鄭康成又以犧尊爲畫鳳皇。凡此犧尊象尊鳥彝皆言鳳皇。不知果此三器皆畫飾以鳳皇歟。抑三者內有一譌傳者歟。然據孔疏申鳥彝義。引尙書鳴鳥不聞。謂鳥是鳳皇。以實其解。則所謂犧讀爲莎。莎是娑娑。以見鳳羽娑娑之義。此出於鄭氏意造之解可知矣。阮謚三禮圖。謂畫以牛形。春秋定十年傳犧象。孔疏亦引阮謚圖。及魏太和中。青州掘地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牛形背上負尊之說。此則又以犧牛取爲尊名。至若慈湖楊氏。謂楚東以牛之大者爲沙。則後人偶因見聞傳會。益難爲據。近日段氏玉裁。據說文犧字賈侍中說。此非古字。知犧牲犧尊古作義。不从牛。以駁尊形如牛之說。又王氏念孫據莊子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子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剗。雜之以青黃。華藻鏤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則犧尊者。刻而畫之爲衆物之形。在六尊中最爲華美。故言文飾之盛。獨舉犧尊。魯頌犧尊將將。亦是盛美也。毛傳犧尊有沙飾者。鄭司農云飾以翡翠。後鄭云刻畫鳳皇。要皆彫文刻鏤之義。宋宣和博古圖爲牛形。又龔王肅之說耳。合此段氏王氏說。則所謂翡翠鳳皇象骨牛形諸說。皆非經有明證。存而勿質可矣。犧之讀沙。則必古有是讀。今亦無由詳證。第存以備考。而犧讀如字。無煩滋辨也。內金示和也。卽郊特牲以和居參之也。金次之。見情也。卽仲尼燕居金作示情也。肆夏。鄭改陔夏。則長樂陳氏新安王氏。已不從之。

鄭注大旅。祭五帝也。然長樂陳氏曰。旅非常祭。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此言大旅者。似未可指祭五帝也。

# 禮記附記卷第三

## 郊特牲

此經言郊祭天用騂犢之義。初未及於祀五帝也。卽鄭氏注亦不比春官小宗伯言兆五帝之注也。而孔疏乃於首節必言以五配一爲六天。復引皇氏云天有六天者何哉。陳氏禮書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此可以掃盡一切讖緯之說。

周氏謂曰。言郊則天神與地祇也。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書曰。用牲於郊。牛二。蓋一則用於南郊。以祀天神。一則用於北郊。以祭地祇。是天神地祇皆用特牲。按周氏此說。與書召誥用牲於郊。牛二。正合。蔡傳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其義審矣。詳見書附記。至此篇又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鄭注。養牲必養二也。然其下文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則經意是言郊祭與稷祭用牛之差等耳。鄭注養牲必養二之言。已爲贅設。而孔疏願乃引後文帝牛。稷牛以證召誥牛二。則專義文義皆不協矣。朱子嘗言。周禮有圓丘方澤。某看來也。還有方澤之祭。而陳雲莊集說。反駁蔡傳祭天地之說。又誤引朱子未定之論。取五峯只祭社無北郊之說。皆孔疏誤解。此篇帝牛。稷牛之說。有以致之。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鄭注。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而夏禘。疏。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爲禴。此經謂夏殷禮也。愚竊按。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疏云：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禘而郊。特性云春禘者。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性已破禘爲禴。故於祭義略之。從可知也。愚按：此節言養陽養陰之義。黃氏日抄云：此明飲屬陽。作樂食屬陰。不作樂。此漢人記舊聞耳。不必泥以爲夏之制。黃氏所見。可以得其概矣。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祭統又曰：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亦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皆以禘與嘗對言也。橫渠張子曰：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固不必泥。鄭注指夏殷之制。則又豈必改禘爲禴乎。至若陸氏。佃必謂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專指周制言之。則又有意反鄭之說。亦未得其平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鄭注：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愚按：鄭說非也。此句承上鼎俎奇而籩豆偶。恐人疑以爲籩豆偶。若似增多於鼎俎奇者。豈其貴多品乎。故謂籩豆之實。止皆水土所生之品物。非有異物多品。故下句云：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不敢二字。兼貫下褻味多品言也。○此經下文云：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其下亦云：籩豆之

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再三言之。皆此一義。乃鄭氏又注云。言禮以異爲敬。則不知水物陸產何異之有乎。鄭氏蓋亦因誤會下節云。非食味之道也。故其注前節云。云水土之品非人所常食。試問水土之品非人所常食。而人所常食者何物乎。可謂不通矣。

後節云。所以交於神明之義。前節云。所以交於日明之義。鄭注。且。常爲神。篆字之誤也。按。篆書神作禛。古篆則或作𡗗。又或作臚。皆從禛變轉出之。是以鄭云篆字之誤。且卽神字。無可疑者。釋文。且。音神。不知此卽是神字。非音神也。此不得以鄭氏改字例之也。陸氏佃乃解作日明之且。黃氏日抄。曲從其說。是皆有意與鄭注相違。非也。

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孔疏。孔子見入門而縣興。卒爵而樂闋。數數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此疏義兼合上文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三句。二層之義。而言孔子屢歎之也。嚴陵方氏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爵始卒而樂遂闋。則能以反爲文矣。此先王之微意也。故孔子屢歎之。此方氏說專指卒爵而樂闋一句而言。孔子屢歎之也。長樂陳氏曰。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者也。奠酬而工升歌。發德者。所謂示德者也。匏竹在下者。所謂示事者也。古之君子以禮樂相示。此孔子所以屢歎之也。孔子之屢歎。固不止於卒爵樂闋而已。言卒爵樂闋而繼之以孔子屢歎者。舉中以明上下也。此陳氏說則又兼該上下數句之節次而言。孔子屢歎之也。孔疏言饗禮既亡。無

可憑據。僅約大射及燕禮之節以證之。則此經所謂易以敬者。其義尙未可深詳。鄭注。易和悅也。然亦安知非因變易燕禮之賓及庭奏肆夏。而於賓及大門奏肆夏爲示敬乎。此則易訓和悅似未若訓變易之爲是。乃方望溪不詳此義。而徒以變易爲解。則未明析。則孔子屢歎之句。是專指。是合指。後學奚從而質言之。蓋此三說皆可通也。然此經系屢歎於卒爵句下。自必有所確聞。實是當日於卒爵樂闋之頃。而數數發歎也。此實七十子之徒所親傳者。非記禮者之虛語也。至若長樂劉氏云。孔子所以屢歎之者。周衰不及其盛也。此因禮運與蜡事畢之歎而牽合之。則非其義。

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鄭注。參居庭實之間。居字如此解。足矣。方氏云。鑄之爲鐘。則止而聚。止而聚。則和之所居。此自生糾纏矣。○夏書泗濱。不言石而言磬。戴記旅幣。不言金而言鐘。皆以性目其材也。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黃氏曰。魯豈能殺強臣哉。殺者降殺之義。此說黃氏日抄從之。愚按。此說非也。正因魯國後漸孱弱。不能制三桓。故舉大夫之強者。必曰由三桓始也。在鄭注以牙鳩慶父死當之。是固然已。然記禮者之意。則以三桓之強。三桓之僭。著大夫之無君耳。若以殺訓降殺。則不可通。

繡黼。丹朱中衣。鄭注。繡。讀爲綃。綃。繪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繡黼。領也。疏按。注昏禮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亦以爲綃。綃。綺屬。以魯詩既爲綃字。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愚按。詩唐風揚之水篇。素衣朱襮。毛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鄭箋。繡。當爲綃。以綃黼爲領也。陸氏釋文云。繡音秀。衆家申毛。並依字。鄭改爲綃。孔疏云。郊特性。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綃。綃是繪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然則綃是繪綺別名。於此綃上刺爲繡衣。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爲衣領。然後名之爲褱。故爾雅：黼領謂之褱。褱爲領之別名也。按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爲綃。禮記注從破引之。按此則鄭氏自用所破之字徑改經文之明驗矣。昔李盱江嘗言鄭康成於字誤處未嘗引正。豈知此素衣朱綃已被孔疏舉證之乎。此則鄭之說耳。按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爲義。未必如鄭爲綃也。如傳意。繡得爲黼者。績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卽是作繡之法。故繡爲刺名。傳言繡黼者。謂於繪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褱領。是取毛繡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愚按孔疏他處多傳會鄭義。惟因此詩毛傳不與鄭同。故不從鄭改綃也。然其謂義亦通者。則仍不免周旋鄭說耳。詩唐風毛傳：諸侯繡黼。此繡黼之確證一也。爾雅釋器：黼領謂之褱。注云：繡刺黼文以褱領。此繡黼之確證二也。陸釋繡音秀。衆家申毛並依字。此繡黼之確證三也。孔疏以繡爲刺。此繡黼之確證四也。若鄭改爲綃。僅據魯詩作綃。齊魯韓三家與毛詩異字。豈止一處。而必魯詩之是從乎。此則作繡爲正。作綃爲別。而何以云義亦通乎。陳雲莊引石梁王氏說：謂繡當依詩文。不可改爲綃。其意雖是。然未詳辨。唐風毛傳鄭箋之不詞。則猶未析也。黃東發既不從改綃之讀。而又載鄭氏五色備曰繡之說。則惑矣。

鄭注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一條。此因二桓僭立桓公廟而及之。非關於禮經正文也。孔疏申之。引許慎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此所謂左氏說者。出於漢儒師承。在杜注之前遠矣。而春秋襄十二年傳臨於周廟下疏。但泛援衛鄭。而不及許氏。此條者。左傳疏之疎。不及郊特牲疏之密矣。魯之立文王廟。於他經固無明證。近日錫山顧氏。援論語太廟詩闕宮。皆未明言文王廟。以駁左氏之妄。其說自通。然左氏於襄十二年傳。必詳言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諸文。以質當日所行臨於廟之禮者。豈其無是事而鑿撰之。借使杜氏之注不足據。而許氏所引左氏說。則又在杜氏前。奚得直斥左氏爲妄乎。必疑魯之立文王廟。則闕之可矣。

疏引都宗人家宗人。皆爲都家祭所出。祖王廟者。此因上引許慎五經異義。據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出公廟也。周禮春官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於國。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疏亦引莊二十八年傳。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故知都內王子弟有祖王之廟也。云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者。見祭僕云。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元康成名避寫。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是賜禽法。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注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則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也。元康成名避寫。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君之廟。疏云。若卿大夫自祭其先。是其常事。何有王皆賜之禽也。故以爲同姓有先王廟。按此疏以爲鄭康成不從先鄭公卿自祭先祖而

王賜禽之說故以爲同姓有先王之廟此則以夏官所謂都家合之左傳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故郊特牲疏云鄭氏與許慎同者同謂公子爲大夫得自立所出先公廟也。準禮釋經並合引據非復鄭氏之虛爲演說矣。但在此經言公廟設於私家非禮則鄭注旣以魯立文王廟補經所未及孔疏又以都家立所出祖王廟補注所未及揆之先鄭夏官之注則都家立廟於經本無明文究屬講師之演說耳。鄉人禘注禘或爲獻或爲讎釋文云注時難乃多反下同本又作讎據此則注謂時難本是難字也其云或爲獻者惠氏九經古義引鄭氏論語鄉人讎注云魯讀讎爲獻今从古案此則古文論語作鄉人讎魯論語作鄉人獻獻讀莎又讀義義音莪聲近讎愚按惠氏此條據魯論作獻是矣不必又從而轉其讀以爲聲之近耳。

長樂陳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此所謂社祭五土之示者卽謂土神也所謂句龍爲社是也此經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孔疏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此語未明析此經言神地之道者正見其與方澤祭地不同也旣有方澤之壇以專祀地示而又必祀五土之神者乃所以見地道之分職其精靈於五土之神故曰神地之道也孔疏未然皆言祀句龍之神之社也孔疏詳載鄭學之徒與王肅難鄭相通釋諸條者蓋孔祭酒作禮疏每遇典禮必鋪敘其詳以見博洽耳此經初無二義有待於王鄭相難及鄭學之徒相爲通釋者也孔氏此疏止云知爲羣姓立社者祭法文此一句是此經之正疏耳其餘諸文援及召誥用牲於郊社於新邑致後儒泥其說謂古無北郊皆講



家演說之爲害。學者所當分別觀之者也。詳見書附記。但鄭孔雖援祭法爲羣姓立社之義。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而此經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此云大社者。則兼合天子之大社。王社。諸侯之國社。侯社。大夫以下之置社。皆該在其內言之。以對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而言耳。非與王社國社諸文異義也。薄社北牖。專以周時所立殷社言之。則上句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乃統論自古代興之朝。凡勝國之社皆然云爾。亦不必謂自古凡勝國之社。皆止於屋之而非北牖也。但據周時見在可稽之薄社。則北牖耳。若必分別之。謂屋之不受天陽。自別指商以上之勝國。此固非也。若必如孔疏。專以喪國社指周立殷社。則下句經文曷爲又明言薄社乎。所以說經惟當就經文釋之而已。

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氣也。注。墉謂之墉。此與下薄社北牖。自是二事。嚴陵方氏曰。主以陰氣。而位於北牖。主以日。而位於南郊。此以南郊北牖對言之。而以墉爲牖。誤也。且疏云。社主陰。陰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墉下。而南鄉祭之。是對陰之義。據此疏義。則方氏一條。不惟譌墉爲牖。而且譌作位於北牖。不知社壇之位。實在南。不在北也。此必坊塾板本。因下文薄社北牖。致將上文於北墉下之墉字。譌作牖字耳。近日儲在文夏后氏以松四句題文云。就陽位於南郊。答陰氣於北牖。卽因方氏此說。而誤用者。恐俗學相沿其謬。故表出之。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鄭注。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

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出火。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親誓社。記者誤也。疏云。謂作記之人見季春民之出火。謂爲焚萊祭祀。故稱季春。周氏謂曰。火星以春見。以秋沒。故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則爲焚者。特其出火之一事耳。田獵之禮。或行於仲月。或行於季月。周官則行於仲月。豳詩。月令。與此行於季月。不必同。按周氏此說。欲辨正鄭氏以記禮者記親誓社爲季春之誤。然周氏所說豳詩。月令。行於季月者。豳風七月之詩云。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注云。不用仲月。豳地晚寒。此不得以建丑之月證建辰之月也。月令。季春之月。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此田獵二字。貫下之藥言之。非謂此月田獵也。安得謂豳詩。月令。行田獵於季春乎。此以辨正鄭注。適滋謬誤矣。竊按鄭注所謂火弊獻禽在仲春者。本於周官大司馬。確不可易。而民間季春出火。亦據司燼之文。皆不得謂鄭氏之非也。惟是據此司燼民間季春出火。而火弊獻禽自在仲春。以斥記禮者之誤。則恐有說焉。竊釋季春出火爲焚也。句。季春出火。仍指司燼之季春出火。合行火之令與民之從令言之。非言季春親誓社也。其云爲焚也。則以司馬之仲春焚萊弊火獻禽言之。以記誓社之典禮也。然後簡其車賦以下數句。承上爲焚也。自言仲春誓社之事。而上句以季春出火爲之緣起。則是特爲提敘季春之出火。因以溯言仲春誓社之事耳。不特文字銜接之勢。不應泥上季春句義。且此節根上祭社言之。蓋上節具言報本反始之義。此節則言民事之季春出火。亦因焚萊誓社而制其令。則社事之關係於民生日用者。非特一端而已。故此節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又該備言之。合上下節讀之。其非以焚萊火弊屬季春。尤無疑義。周氏不達此義。而妄引豳風月令。欲

以駁鄭注。則奚可哉。

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鄭注鹽。讀爲豔。示之以禽。使飲豔之。惠氏九經古義。申鄭義云。古樂府有昔昔鹽。三婦鹽。亦作豔。古字通。按惠說是也。鄭注此條。不言聲之誤。最有斟酌。此直是鹽與豔通。非聲誤也。近日有人撰一書。分疏鄭氏。讀爲某。讀若某。諸條。但鄭氏好破字。不應處處傳會之耳。此條鹽讀豔。則無可疑者。方望溪改讀爲驗。謬矣。

此篇以郊特牲名篇。而篇首於郊祭義尙未詳言。至此郊之祭也。至大報本反始也。乃正詳言郊祭之義。葉氏夢得曰。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日以至。正以別魯。則此經之義。豈果爲別於魯而言之乎。鄭氏所以必謂之魯禮者。蓋執明堂位魯君祀帝於郊之文。又執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說。故謂此經推魯禮以言周事。孔疏傳合鄭義。而云周魯雜亂。又言經文誤作周。皆是演測妄說。不可從也。然孔疏詳載聖證論王肅難鄭之說云。王肅所據。經傳分明。則孔疏之意。原未常深信鄭說也。其云郊丘大事。王鄭不同。略陳二家所據而言之。則孔意非專主鄭說也。其云。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在辛。似用冬至之月。蓋孔疏並列諸文。初無確見耳。此或云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數語。是疏綜括所引諸說之詞。而衛氏集說載入王氏曰下。是又衛氏之誤也。衛正叔集說。成書在朱子卒後二十餘年。卽宋人解禮記之書。亦已援引數家矣。而如朱子斷定郊祀在冬至之說。卻俟陳雲莊集說乃定從之。則衛氏之書。繁稱衆

說亦初無定見耳。朱竹垞乃云：嘗以衛氏之書取士，則近日併有欲議更以鄭注取士者，孰知陳雲莊之書雖陋，乃轉有可取之處。要在讀者定識耳。豈必嗜博而侈陳哉。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陳氏滌曰：郊之用辛，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徐氏師曾曰：郊用日至，不用辛日，其用辛也，蓋因周人始郊所用日至之日，偶遇辛日，後人因之，遂用至後辛日，不知其非禮也。此二說在陳氏，則以後人相沿用辛日爲典據。在徐氏，則以後人相沿用辛日爲非禮。然翫味經文，初無斥其非禮之意也。下節卜郊，陳氏以爲卜牲，方氏以爲卜上辛，中辛，下辛，方氏說亦與用冬至後辛日之說不合。而陳氏卜牲說雖可通，然此經詳陳郊祭之義，曰卜郊，曰卜之日，則明以卜郊言之，固非專指卜牲也。橫渠張子又謂冬至之日，以樂降神爲郊之始，而未祀，既降神，乃用辛日而祀，此又曲爲推說，亦非經義也。春秋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注：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疏：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是啓蟄爲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竊按孔疏此條，以左傳孟獻子言郊在建寅月而駁雜記孟獻子言建子月有事上帝之說，此孔疏之迂滯耳。蓋古籍不盡可攷矣。豈得以其一說而必廢其他說乎。郊祭之禮，在建子之月，自以冬至之日爲正。周官大司樂疏云：禮天神必於冬至之日者，冬至一

陽生。是以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用建寅者。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也。欽惟我國家定制。每歲冬十一月冬至之日。祀天於圓丘。每歲春正月上辛。祈穀於南郊。誠爲萬世不易之鉅典矣。則禮記郊之用辛。注疏謂取陽氣新用事之義。又謂取人君齋戒自新之義。胥該貫於建寅月祈穀之祭。則說禮而得其意。不必岐惑於諸家之辨析矣。至若專詁郊之用辛句義。則記禮者各有指歸。卽如春秋襄七年傳。啓蟄而郊。固不必主左傳以駁雜記之評。而就此經周之始郊日以至。則經文固亦未嘗明言其後用冬至後之辛日。是周是魯。是正是非也。後之學者。又烏從而詳其顛末。質其同異乎。若據禮言之。則周之始郊。適以辛日冬至。而後此歷年之郊。自應仍用冬至之日。未有舍冬至之日不用。而必依用始郊所值之辛日者。假如周制冬至之祭。必依用始郊之辛日。則周官大司樂何以必言冬至。奏之乎。且家語孔子對定公云。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此固專指建子月言也。而建子之月。不比建寅之月。有立春爲限斷。可以上辛定之也。冬至固非必定在建子月之上旬。而冬至後之辛日。未可概以上辛稱也。若謂周之正月亦可稱上辛。則假若冬至在建子月之下旬。而適不遇辛日。則將以建丑月之第一辛日爲上辛乎。所以若論禮之意。禮之制。則自應冬至日郊天。而祈穀用辛日。爲萬世不易之典。若論郊特牲篇言郊用辛之文。則當日如何沿襲舉行。記禮者舉其端而未詳其委。後之學者。自不能合諸經所援禮文而一一質之也。鄭氏注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竊謂孔疏因此而備述王肅馬昭諸家申難之文。固自難以概泥。然此經之文。若目爲魯禮。則推魯以言周。於義於文。又

未嘗不可通耳。讀鄭注者，勿泥其指而善取之可矣。

卜郊一節，下衛氏集說，引橫渠張子曰：獻命庫門之內，必是魯禮。他國無庫門，天子皋應路而已。又引秦溪楊氏曰：此章言王立於澤，王皮弁以聽，王被袞以象天，言王者不一而足，而鄭注以爲魯禮，魯可稱王乎？按明堂位注：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而橫渠此條，乃言天子無庫門，可乎？楊氏駁鄭注魯禮之說當矣。衛正叔集說，乃不擇是非，合此二條而駢載之。雖李資州易傳，亦間有此失。然資州之書，尙偶或有一二論斷處，朱竹垞乃亟稱衛氏之書無一語不出於前人，蓋竹垞亦未暇細讀此書耳。

王被袞以象天一節，鄭注以爲魯禮，又以爲魯用殷禮，此則長樂陳氏、三山林氏諸家之說，辨駁鄭氏之誤，詳且確矣。若衛氏之書，皆似此條，有後說以駁正之，則善矣。至若孔疏謂弗命而民嚴上，盛美之詞，未必實然，此條尙應刪去不載也。安得平心卓識者，就衛氏書刪訂之乎？

八蜡之目，鄭注：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陸氏釋文從之。其後諸家說各不同。若陸氏佃之說，無昆蟲，有百種，合農及郵表畷爲一，而分貓虎爲二，此必不可從者也。方氏慤之說，無昆蟲，亦無百種，而分貓虎爲二，橫渠張子之說，無昆蟲，有百種，徐氏師曾曰：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於末，非也。當據經文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節，則八神者，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學者不信經而信注，何哉？竊按鄭氏注以昆蟲居八，似是因經文祝辭昆蟲毋作句義云爾，所以諸家疑之，謂昆蟲不當在蜡祭內也。然依經文，則農及郵表畷下，又有禽獸，禽獸卽下貓虎之

屬也。若鄭氏必牽及下文祝辭之昆蟲以足其數。則鄭氏何獨不舉上文禽獸二字以足其數乎。禽獸昆蟲亦皆類也。若依孔疏。禽獸可以總下貓虎。則禽獸亦可以該下昆蟲矣。後儒尙欲分貓虎爲二。則昆蟲獨不可與貓虎分爲二乎。蜡之祭也。一節。文有虛實詳略之次。非必一一陳其目也。若謂昆蟲不當祭。則既有先嗇司嗇之祭。又何爲別出百種之祭乎。經云。祭百種以報嗇也。此所云嗇。非卽先嗇司嗇之嗇乎。而百種又爲一祭乎。迎貓虎者。迎其神也。則祭昆蟲亦祭其神。非祭昆蟲也。所以經文仁之至。義之盡。總括於禽獸之下。則不特該貫貓虎。而亦該貫昆蟲矣。自仍以鄭氏注爲定說。

周氏謂曰。歲十二月。卽夏之十二月。乃建丑之月也。蓋建丑之月。謂之蜡。始可爲息民之祭。若周之十二月。則豈得爲息民之祭乎。此可正鄭注建亥之說矣。周禮秋官蜡氏鄭注。蠅蟲所蜡也。說文蜡。蠅胆也。胆。蠅乳肉中也。據此字从虫。則昆蟲系於八神。鄭說有由也。伊耆氏秋官之職。鄭注云。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而孔疏以神農氏當之。又或云。卽帝堯。雲莊集說。直云伊耆氏。堯也。然鄭氏於秋官注云。伊耆。古王者號。於明堂位注云。古天子有天下之號。於郊特牲注云。古天子號。鄭在孔前。已無質言某代帝號之實證。則奚可據後儒所目以定之乎。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孔疏。與之鹿女。明以此爲戒。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邪。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竊按。疏意以後說爲主。蓋以事理度之。必無使者載鹿與女以歸之理也。故謂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也。然戒諸侯好田好女。則明戒以好田好女而已。何待致此鹿

此女以示使者乎。是以解此經者。引周禮夏官羅氏。蜡則作羅襦。謂非真以鹿示之也。作羅以示之羅者。所以獲鹿。故以羅戒其好田。亦非真以女示之也。作襦以示之。襦者所以衣女。故以襦戒其好女。方氏慤。周氏謂。薛氏季宣。鄭氏鏞。黃氏震。皆同此說。方氏慤又謂鹿則與羅并致。女則但以襦致。此則臆說耳。然夏官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注。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襦。讀爲繻。有衣袂之繻。康成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旣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疏云。後鄭增成先鄭之說。言蜡者。自取當蜡之月。得用細密之網羅取禽獸也。竊按。周官之文。有舉其時言之者。有舉其事言之者。如云正月。云歲終之類。則舉其時言之。如下文言。中春羅春鳥是也。如云祭祀則供某職。喪則供某職。射則供某職。皆舉其事言之。此羅氏條下云。蜡則作羅襦。是舉其事。非舉其時明矣。是指蜡之祭。非指蜡之月明矣。又况蜡之月是建丑之月。乃可以息田。夫息老物也。豈如鄭氏所云。建亥之月者乎。蜡旣非建亥之月。羅氏條所言蜡。又非言蜡之月。而謂作細密之羅可乎。且鄭司農於夏官羅氏云。襦。讀爲繻。有衣袂之繻。又於考工記弓人云。帑。讀爲襦。有衣絮之絮。夏官注則引易作繻作袂。考工注則引易作襦作絮。釋文引鄭康成。王肅作繻。子夏作襦。說文。繻。繒采色。襦。短衣也。無細密之羅之訓。不知先鄭細密之羅。義何所本也。且釋夏官羅氏。蜡則作羅襦之文。若果襦是細密之羅。不應於羅下言之也。且鄭司農之注。言大祭。言索纓。非以畋獵言也。此其言細密之羅。是果如後鄭所申義否。又未可知也。在郊特牲。言致鹿與女。無羅襦之文。而方氏周氏諸家。以羅爲致鹿。以襦爲致女。雖與夏官蜡作之義若



可相比然。當時如何致鹿與女之實徵。究無典籍可憑。學者得其大意而闕其所不知。可矣。惟陳氏澹所謂舊說。用所俘亡國之女。則無稽之談。勿信可耳。

天子大蜡節之後。至樹瓜華。重舉天子。自是別起一事言之。注謂羅氏又詔以此者。非也。然云不斂藏之種。則緣此節言蜡言息民收功諸條而言之。若以爲羅氏所詔。則非也。若以爲戒諸侯。則是也。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注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按鄭注以移爲羨。或當有所師承。然所引周頌云。此其羨之與。亦不甚明豁。正恐未必是孔疏歆羨義也。豈惟經有當闕疑者。卽注義亦未應漫然承之。○衛氏集說所引長樂劉氏曰。以移民也者。民底厥勤。以至京坻之積。必因祭報以燕勞之。所以勸而移之也。易其不勤以爲勤。移其心也。易其不足以就有餘。移其身也。又引大司徒之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劉氏此說。甚有意義。然與鄭注羨義不合。愚意鄭注羨義。必非臆說耳。至若陳氏澹謂移者寬縱之義。則誤會鄭說而失之者矣。

恆豆之菹一節。注謂諸侯也。疏云。鄭知此謂諸侯者。以諸侯菹悉用水物。醢悉用陸產。與天子不同。故注引周禮天子朝事之豆。饋食之豆。與此經異。以明之。雲莊陳氏亦本此爲說。恭讀欽定禮記義疏曰。諸侯水產陸產之詳。本無可考。據公食大夫禮。六豆曰韭菹。醢醢。昌本。麋醢。菁菹。鹿醢。此諸侯禮也。其豆取天子朝事之豆。而不必拘於水草之說。則注疏不足信矣。又據醢人。共醢六十。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醢。實之。則菹亦稱醢矣。而尙拘拘於爲水爲陸邪。凡禮經各有授受。抑且傳聞異辭。其異同之處。只應闕疑。未

便武斷。謹按此條可爲讀禮經之總發凡矣。願考訂諸禮經傳者，皆書一通於卷端時三復焉。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周所造於諸侯爲上。按此注亦因上恆豆節旣指諸侯之禮。故此句上尊亦必以諸侯言之。以炤顧前節之說。其實非也。孔疏云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孔疏於鄭注每多承合而申言之。而此條則先言列在諸尊之上。其義乃明。其後文乃又申鄭義。此疏家之體。依注以備其說。且隔段爲文。使讀者自知前條爲正耳。乃衛氏總連入孔氏曰。則學者於上義將何適從矣。衛氏之書牽滯有若此者。

此篇於別錄屬祭祀。而中間附入冠義昏義二段。雲莊集說引石梁王氏曰。冠一段當附冠義。昏一段當附昏義。豈知後篇之冠義昏義自各記爲篇。不當以此附彼也。且禮記之冠義昏義本是因儀禮之冠禮昏禮而記之者。此篇冠義一段正與儀禮冠禮之記相同。豈得云儀禮冠禮之記轉附於禮記冠義乎。石梁之說直似目未覩儀禮者耳。然而鄭氏注此篇冠義之語亦與其注儀禮之語詳略迥殊。則又豈康成不炤顧儀禮乎。蓋二戴類述禮家舊文。每有彙錯事文。不得以後人文字連綴次第泥之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一節。在冠後昏前。自是概論制禮之義。雲莊云此總結前章冠義以下亦尙可通。而孔疏云是因上起下之文。不意孔仲達在唐初竟有似於今日秀才作時文矣。

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注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按此言不復用卽經言敝之之義。徐氏師曾曰用之者不忘古也。敝之者尊時制也。徐氏此說甚

明白矣。然所以言敵之者，是申言所以不煩加綏以致飾耳。此經詳言其綏未聞，則用古與改制二義兼之。玉藻於此處不言其綏未聞，則專明改制之義。

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孔疏本明，蓋上句言惟信可以事人，信字連事人爲句。下句言信爲婦德，信字略讀。但不必泥鄭注作立身解耳。雲莊集說解二信字皆誤，故其讀下句信字連婦德爲句，亦非。

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上言親之，卽親御授綏之事也。下言親之，卽敬而親之之義也。注言己親之，所以使之親己於義支贅矣。注又言齊或爲醢，夫或爲傅，此卽鄭氏破字之類耳。

有虞氏之祭也，尙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鄭注爛，或爲臠。此句孔無疏。祭義注云：爛祭，祭腥，祭爛肉。腥肉也。湯肉曰爛。爛祭，祭腥，或爲合祭。腥泄臠熟也。玉篇臠，生熟半也。禮記云：腥也。雲莊集說以血腥爛祭爲句，與下節血祭句、腥肆臠臠祭句，並可相證。

燭蕭合羶薶。鄭注羶，當爲馨聲之誤也。孔疏因之。然陸氏釋文云：羶，當失然反。嚴陵方氏曰：羶者，天產之臭。染蕭以臠管，故言羶。合蕭以黍稷，故言薶。是羶薶二字，以臠管與黍稷並言，非如鄭說也。

有虞氏之祭尙氣，般人尙聲，周人尙臭。尙者，其精享之意，全託於此。非僅言先薦之而已。馬氏晞孟曰：易觀而不薦，推此足以知周尙臭之意是也。故總結一語曰：凡祭慎諸此。雲莊陳氏集說以此句作上文之結句是也。此下又發明求諸陰陽之義，雖亦舉般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而與上文尙聲尙臭一節各爲指歸矣。

尸、陳也。鄭注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嚴陵方氏曰尸神象也。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按爾雅釋詁尸陳也。注引郊特牲此句證之。春秋宣十二年傳杜注亦曰尸陳也。白虎通亦云尸之言陳也。此經訪之爲言。悚也。所之爲言敬也。以下釋義。蓋皆古志所承。非記禮者所自爲也。且所富之文不顯於此篇。益信其爲禮經之記矣。鄭氏漫以意斥之。失其指矣。

明水況齊。貴新也。鄭注既詳釋況字之義。又云況齊或爲汎齊。陸氏釋文云汎本又作泛。同。然下句云凡況新之也。則作汎者其誤明矣。此注當云況作汎。誤也。

腥肆爛臚祭。注治肉曰肆。釋文肆敕歷反。疏肆剔也。謂薦解剔也。嚴陵方氏曰凡牲解而生之謂之腥。體而陳之謂之肆。按周禮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注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康成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臠。釋文肆託歷反。司農音四。疏司農以肆爲四音讀之。故云肆陳也。謂陳牲體于俎上也。後鄭之意以肆爲臠音讀之。故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臠。按士喪禮曰特豚四髻去臠。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與此骨體一也。但彼云四髻。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肆當彼髻也。愚按鄭注治肉曰肆。未嘗云音剔也。孔疏肆剔也。此是以剔義詁肆字。亦未嘗言音剔也。惟地官疏云後鄭之意以肆爲臠音讀之。此所以陸氏釋文分別先鄭音四。後鄭音託歷反也。然郊特牲腥肆爛臚。各以其生熟解沈言之。則後鄭之義當矣。若嚴陵方氏仍主先鄭之義。則腥爛臚三者獨非陳薦於俎乎。而黃氏日抄專以陳爲肆。是則後來講家但知就後人文義以訓之。不特失康成之指。

抑且不知司農之言陳骨體者，亦非專以肆訓陳耳。

汁獻況於醴酒。鄭注：獻當爲莎。摩莎涉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此亦猶獻尊獻讀素何反。謂爲齊人之聲誤耳。彼則以爲鳳羽婆娑之義。此又以爲摩莎之義。皆所謂轉而相之者也。嚴陵方氏曰：獻言其事也。以養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灌。方氏此說。獻如字。勝鄭注遠矣。

有由辟焉。鄭注：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戾也。嚴陵方氏曰：辟以去之。若辟去不祥之類。依方氏此說。則辟字無煩改讀弭矣。黃東發云：當如辟邪辟惡之辟。

內則

朱子雖亦取注疏言諸侯司徒兼冢宰之說。然朱子謂此冢宰實天子之冢宰。則注據諸侯之義可勿泥矣。孔疏謂注意疑而不定。故稱或兼職焉。孔疏雖申鄭注。然已不欲深執其說耳。

柔色以溫之。注：溫藉也。釋文：溫本又作蒞。又作慍。同。於運反。按：惠氏謂古蘊藉字皆作溫。即釋文溫本又作蒞之義也。然惠氏駁匡謬正俗不當改讀爲蘊之說。則禮器孔疏云：今定本作溫字。當云溫潤。可省一切繁引矣。匡謬正俗之說。即禮器孔疏義也。已見禮器條下。

免薨。免音問。注：免。新生者。疏不詳言其義。詩小雅：薇亦柔止。箋云：柔。謂臞晚之時。釋文：晚音問。即此免字也。玉篇：晚音問。新生草也。廣韻又作菟。

抄皆並採之。殊無定見也。陳雲莊乃專取石梁王氏之說以斷制之。亦非。

子弟猶歸器節注云。猶若也。此訓猶爲若。於文義未安。且無所證據。陸氏佃改爲子弟猶歸四字絕句。更未安矣。黃氏日抄並取陸說。亦不善擇者也。近日方氏析疑於此節解歸字泛作人饋。又未析言猶字之義。然其言同居未嘗異財。以申上文大宗小宗之義。此則略得大義耳。

庶羞二十豆。鄭氏據公食大夫禮。臠牛炙間不得有醢。以醢爲衍字。陳雲莊遂云醢字當刪。羞糗餌粉醢。鄭云醢當爲餼。雲莊云醢當爲餐。則因鄭而小變其說耳。鄭注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羞。羞豆之實。醢食。糗食。然鄭又云。公食大夫禮以鷄爲鷓。疏亦未嘗言其必改從鷓也。

蝸醢以下二十六物。鄭注似皆人君燕所食。牛脩以下三十一物。鄭云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孔疏按周禮掌客云。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夫禮具有其文。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又以下文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是人君燕食也。按禮經名數。言各有當。非可執一以例之。內則一篇。備詳日用飲食之節。飯羞膳飲諸細目。初未嘗一一指其爵等言之。至若下文別言大夫士庶人者。又其別起事目之文。豈可因彼文以執此上。皆人君燕食所用燕食所加乎。又注言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而疏因執此以爲作記者。但錄諸侯之事。更多其枝節矣。在鄭注用公食大夫禮以校核庶羞二十豆。則可。而必實以人君燕食之目。則無所證據耳。

豕望視而交睫。腥。鄭注。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周官內饔。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厲。羊冷毛則羸羶。犬赤股而躁。臊。鳥曠色而沙鳴。狸。豕盲眊而交睫。腥。鄭注亦云。交睫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疏云。此經腥有二字。鄭不破腥臊之腥。宜破交睫腥之腥。故連取交睫以解云。按內饔文下所謂交睫腥。與犬赤股而躁臊句同義。則上所謂辨腥臊膾香者。正該下數事言之。何得謂破下腥字而非破上腥字乎。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此上別有胜字。云。犬膏臭也。臊字。云。豕膏臭也。廣韻則云。腥。豕臭肉。胜。犬膏臭。乃以腥爲肉臭之訓。是腥臊皆爲肉臭之義。非說文小息肉之一訓所能概矣。內則此文。與周官內饔正同。惟其上無腥臊總括之文。故疏家亦不能舉鄭氏破字之由。而其實即使解腥爲小息肉。亦本有說文之訓可據。不當破改爲星。又申之云。聲誤也。而況此經有周官內饔可證。并亦不當援說文乎。準是言之。則鄭氏破字之無所證據者。皆此類矣。可盡信乎。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合下或曰麋鹿魚爲菹云云。通爲一節。其稱或曰者。上言爲膾爲軒。下言爲菹爲軒之類。名義錯出。故稱或曰以分疏之。此作記者不欲以肉腥之爲膾爲軒概盡之也。孔疏乃謂作記之時無其制。作之未審。舊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殊失其解。

天子之閣左達五節。疏言天子庖廚遠。諸侯庖廚近者。蓋以庖廚遠則取食物稍遲。故多置庖食之閣。庖廚近則取食物便易。故少置庖食之閣。方氏苞謂疏以閣爲庖廚。此誤讀疏語耳。

三王有乞言。鄭注。有。讀爲又。方氏黃氏。則讀如字。義較又字爲長。

孔疏於滷熬滷母節云。此一節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此專承養老於義偏矣。

八珍之目。不特內則本文無之。卽周官膳夫。珍用八物。亦未具言八物爲某物也。鄭於膳夫注云。珍。謂滷熬。滷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管也。至其於周易鼎九四注。則又云。穆謂之餼。是八珍之食。賈公彥。醢人疏云。膳夫注。八珍取肝管不取穆。易注。穆又入八珍中。故注不同。而呂氏希哲。則順此經文。謂滷熬一滷母。二炮。三擣。珍。四漬。五熬。六穆。七肝管。八要之。八珍經無明文。則卽從呂說無害耳。孔疏乃因鄭氏此注。取肝管不取穆。而謂記文不次。又不若賈疏之兩存而不斷矣。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此見妻平時不居側室也。側室。妾所常居耳。疏乃云。妻居側室。妾亦當然。又引春秋傳。側室是妾之子。則其義牽混矣。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下節又云。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此二節前後文相承言之。則接子者。是生子之後。行此禮以著其子之生也。重之。故言接也。其云宰掌具。則大牢少牢居其禮之大者。特別而言之。其設禮之具。尙有他物。則略而不言。該於掌具內耳。凡接子句下。必云擇日。則可見隆重其事。慎重其儀。所謂接子者。是重此子之始生。無疑義也。嚴陵方氏。讀接如字。是矣。而謂接見其子。接見字義猶未備也。至若鄭氏注。不知何以不炤顧下節。凡接子句。而謂接以大牢。接讀爲捷。謂以大牢食其母。使補虛強氣。惠氏詳攷此字。更加傳



會如此改字於事義既不合於文義又上下不符此誠不通之極者矣然嚴陵方氏於詩負之亦不取鄭說謂此詩是誦詩之詩則又非也儀禮特性饋食禮云尸親嘏主人主人復位詩懷之鄭注亦云詩猶承也豈可亦作誦詩解乎方氏苞改爲持更不可從卜士負之故曰宰醴負子賜之束帛醴者飲之酒也若作禮字則禮字即可該酬幣在內何必又曰賜之束帛鄭氏好改字而不達文義類如此

擇於諸母與可者鄭注可者傅御之屬也又喪服注引此文而釋之曰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王伯申據列女傳魏節乳母曰禮爲孺子室於宮中擇諸母及阿者此卽史記范睢傳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倉公傳故濟北王阿母正義引服虔曰乳母也阿卽可字疏家已皆不能詳矣

旬而見未食而見已食而見此節次之詳古禮不可深原矣然旬必是旬時之旬鄭改均非也

衣不帛襦袴自以幼年戒奢之義爲正鄭於生子之母則言補虛強氣又於不帛言其太溫傷氣玉藻童子不裘不帛鄭注亦云溫傷壯氣鄭說每似醫家者何哉請肄簡諒鄭謂簡是所書篇數雖亦可通然篇數之簡與信實之諒相連爲文可乎况書計書已見前矣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此二方字不同而鄭注皆云方猶常也方物朱子云方猶比也此卽論語子貢方人孔安國訓曰比方人也朱子云猶比猶字尙可毋庸贅耳若博學無方與檀弓就養無方鄭注方猶常也此雖可通然方卽方向之方言其無所定執也孫友視志注云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疏謂孫順朋友視其志意所尙此解渾而未析按上節二十博學不

教已非幼學矣。則三十博學無方。豈有至此時始視其立志乎。嚴陵方氏曰。孫有自卑之意。書曰。惟學遜志。然所取之友有賢否。則所存之志有遠近。故以遜友而視其志也。至此必視其志者。以當壯而有立之時故也。愚謂方氏之說非也。孫友視志。在本節卽須合博學無方觀之。在上下節則宜合內而不出觀之。蓋學至此時始見其成就條理。故在所學則非一隅之定方可執。在所取益之友則惟其志之所就是視。如其志於文章者。則孫於文學之友。如其志於經濟者。則孫於政事之友。雖志之所向。肇基於幼學之初。而志之所成就。則表著於取友之益。此所謂視志也。此孫友無賢否二層也。

